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山存稿卷三

詳校官中書臣孫　衡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王慶長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查　浩

欽定四庫全書

東山存稿卷三

元 趙汸 撰

文

送休寧監邑坊侯秩滿序

于闐坊侯彥輝之治休寧也下車未一月而士風民俗閭巷村落之殊屋廬服用貧富豐嗇之等家世新舊強弱淑慝之分靡不周知坐公堂出號令色夷氣溫日晏不倦辯訢盈庭從容決遣有不服者輒發其奸私窟穴

所在與故情善惡聞者羞愧讋服咸以爲神行阡陌間視畦桑勤惰雖遠必至益知民事利害公退閉門掃地焚香書冊左右以吟詠自娱吏卒非官事不敢踵外户于是豪强少絀微弱以安請謁不行姦邪屏迹則又將籍新闢之田以增學廩進其師弟子而風厲之雖以汸之樸學窮處侯亦過而存焉蓋其設施注錯一以儒者之道不因仍乎流俗則其教易明其政易行也宜哉逾年而紅巾盜起東南震動名邦大府往往守禦無備閭

諜不精訛言相驚民情大駭葢芽蘖乎豐熾漸靡于恬

嬉古今一途可為深慨者也侯于是時親領民丁憑險

以拒盜而汸亦奉親避地間關困苦有不可勝言矣抑

嘗聞盜之逼郡境也侯謂婺源守張君曰婺源近賊而

無險可據不利于守郡治屬邑根本也公能盡率其大

家扶老弱斂財物列壁休寧境上細民入山清野以待

冦悉索其少壯與五縣之衆分拒諸嶺之隘完一郡以

為會府西蔽則有可為者又謂郡將之長萬夫者曰今

守令不主兵且臨民有久近惡能得其死力公以世將居守與大家為姻婭通民情知其厚薄勇怯以公而用其民則猶可為也將善侯言而張君終不肯去其守地婺源遂先陷矣嗟夫國家承平既久城郭已墮兵起倉卒為吾㣲計無出於侯二畫者然一時不能用則亦其勢使然葢軍民吏既分郡邑無尺寸之柄久矣當使省憲一貴臣馳傳來㣲以便宜用侯計總馭其守將簡精銳求智能審形勢明賞罰以盡戰守之方則草竊浮寄

之盜惡能深入吾郡恣雎四方殘民害物若斯烈哉又
聞侯之以郡檄告遽於行省於是行省以侯餉軍信州
遂以其主將命計事南行臺太尉大夫公知其賢命侯
往蒞牛渚之戍牛渚為中流要害鄉兵萬人皆舍壁外
侯言於分憲使入宿門內以備非常釀家夜汲達旦不
避扞掫則請嚴刑以禁之上下二港口舟楫所通而無
根橛之固則命立柵為門設卒守之軍士久屯多疾或
逸遊彈射羣飲貿及衣仗郡拘民船斷港中為守江備

檣楫日壞兩船皆生侯請以軍容教士數閲以生其氣精其能使皆可用官給錢葺所假民舟備凡用器以水軍之法習之僉憲虞公與郡之守將咸敬異焉凡侯所言必行而武備益修屹然增巨鎮之重矣嗟夫當官兵始復吾州時亦有以兵事為言者而君吏弗能用是以屢潰干戈兵民物故者十六七然其得失之由大率如侯所以議牛渚者而已可為悲夫浙江左丞赫公鎮撫聞侯之賢檄召還邑行臺從之比侯至郡則代者亦至

官而左丞公還行中書矣休寧之人喜侯復來而惜其又去也日詣舍館望侯顏色或請建生祠畫侯像以示子孫且侯在休寧未得究其所施也盜賊兵火之餘疾癘水旱間作遺民之存者息猶未屬也且猶于侯惓惓如此則侯之為治又豈世俗凡近之謂哉雖然汸於侯之去而不勝其畎畆之情矣顧今潢池猶有未釋兵者關梁猶有未徹備者履屐需材薫蕕同器若何而能簡擢羣愚相挺烏合未渙若何而能招徠師旅饑饉蕭條

餘生若何而能存全時絀舉羸征斂無藝若何而能休息束時射利者欲未盈於溪壑存心愛物者美徒見於簿書若何而能著廓清寧一之實侯有學有文通達古今固已燭照龜卜於此况平生故人布在要路豈無念亂者哉因吾州之末用與牛渚之小試者而益推廣之其必有以報國家矣迂儒蒿目四方不遑寧處是以有望於清時之君子焉抑非吾邑大夫之賢無以發其幽思也噫巖石荒涼愧子真之谷口滄溟浩渺憶幼安於

遼東則余於侯之行不能無概然者良有以也

送童以清歸建德序

童君以清用文翰鳴歙睦間已久矣至正十有三年行省大臣親帥師勦滅羣盜之於屬郡者承平之兵久不試驟興發無藝武力鴟張頗聞平歙大帥有能禮儒冠典縣史者談者莫不嘉之未幾自績溪遷吾休寧則惟童君其人也君慎威儀明禮讓不以師旅饑饉而墮紀法故為之長者無或慢焉甘淡泊修文不以留滯艱虞

而忘舊業故與之遊者加其敬焉斯亦可以見為士者之有恒心矣居無何郡邑命吏皆致官君亦移書告其去談者莫不惜之嗟夫積雨彌月百川沸騰或舟而遊或筏而浮網者罾者梁者筌者俟而獨者泅而拾者皆有以滿其志充其欲翩然一葉延緣葦間獨若無所見者果何為耶宜乎脫屣埃壒濯纓滄浪遡青冥翔寥廓而上征也哉雖然君睦人也其心固有所嚮往矣客星嚴子之高風勲名富貴之箴石也郡牧范公之政理公

卿侯伯之楷模也端雙臺而瀕湍瀨歌雲山江水之詩於蒼莣杳藹間亦足以忘隱約而釋幽憂者乎波決起於尋常大變滅於須臾且授簡抽毫肆為之倡者實汪鎮彦維云猶嚣然自得者曾何足論於童君也於是邑人趙汸序以送之與之遊而惜其去者詩以系之

春秋集傳序

春秋聖人經世之書也昔者周之末世明王不興諸侯背畔戎狄侵陵而莫之治也齊桓公出糾之以會盟齊

之以征伐上以尊天王下以安中國而天下復歸於正晉文公承其遺烈子孫繼主夏盟者百有餘年王室賴之故孔子稱其功曰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及乎晉伯不競諸侯復散大夫專國陪臣擅命楚滅陳蔡宋滅曹吳入而盟諸夏則天下之亂極矣孔子生於斯時道足以興用而患夫當世諸侯莫能用之葢嘗嘆曰苟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始益有意於齊晚尤拳拳於魯也又曰文王既沒文

不在茲乎使仲尼得君復周公之法修桓公之業率天下諸侯以事周則文王之至德吾無間然矣是夫子之志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則六卿之晉田氏之齊三家之魯出公之衛可正也興滅國繼絶世舉逸民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則文武之政可舉也足食足兵而民信之則戎狄可膺荆舒可懲也當今之時以夫子而合諸侯匡天下猶運之掌也既而道終不行則又歎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

已矣夫此其心豈一日而忘天下者於是西狩獲麟則夫子老矣嘉瑞既應而天下莫能宗予雖聖人亦無以見其志矣乃即魯史成文斷自隱公加之筆削列霸者之功過以明尊天王内中國之義於天下貶諸侯討大夫誅其亂臣賊子以正人心示王法益天子之所命也是歲之夏齊陳恒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適當修書之際夫豈欲託諸空言者哉故曰聖人經世之書也書成一歲而孔子卒當時高第弟子蓋僅有得其傳

者歴戰國秦漢以及近代說者殆數十百家其深知聖人制作之原者鄒孟氏而已矣葢夫孟氏之言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亾然後春秋作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此孔子所傳春秋學者之微言也周雖失政而先王詩書禮樂之教結於民心者未泯故善有美而惡有刺人情有不能忘於其上也殆其極也三綱五常顛倒失序而上下相忘怨刺不作則文武成康治教之迹始湮滅無餘矣夫世變如此而

春秋不作則人心將安所底止乎故曰詩亾然後春秋作隱桓之世王室日卑齊伯肇興春秋之所由始也定哀之世中國日衰晉伯攸廢春秋之所由終也方天命在周未改而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桓文之功不可誣也是以聖人詳焉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一國之事春秋魯史策書也事之得書不得書有周公遺法焉太史氏掌之非夫人所得議也吾魯司寇也一旦取太史氏所職而修之魯之君臣其能無

惑志歟然則將如之何凡史所書有筆有削史所不書吾不加益也故曰其文則史史主實録而已春秋志存撥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非史氏所及也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此制作之原也學者即是而求之思過半矣然自孟氏以來鮮有能推是說以論春秋者蓋其失由三傳始左氏有見於史其所發皆史例也故常主史以釋經是不知筆削之有義也公羊穀梁有見於經其所傳者猶有經之佚義焉故常据經以生義是

不知其文之則史也後世學者舍三傳則無所師承故主左氏則非公穀主公穀則非左氏二者莫能相一其有兼取三傳者則臆決無據流遁失中其厭於尋繹者則欲盡舍三傳直究遺經分異爭離莫知統紀使聖人經世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則其來久矣至永嘉陳君舉始用二家之說參之左氏以其所不書實其所書以其所書推其所不書為得學春秋之要在三傳後卓然名家然其所蔽則遂以左氏所録為魯史舊文而不

知策書有體夫子所據以加筆削也左氏亦未之見也左氏書首所載不書之例皆史法也非筆削之義公羊穀梁所謂常事不書乃筆削之一義耳不可通於全經陳氏於左氏所録而經不書者每斷以常事不書之法則其不合於聖人者亦多矣由不考於孟氏而昧夫制作之原故也葢嘗論而列之策書之例十有四而筆削之義有十策書之例十有四一曰君舉必書非君命不書二曰公即位不行其禮不書三曰納幣逆夫人夫人

至夫人歸皆書之四曰君夫人薨不成葬不書葬不用夫人禮則書五曰適子生則書之公子夫人在位書卒六曰公子嫁為諸侯夫人納幣來逆女歸娣歸來媵致女卒葬來歸皆書為夫人妻書來逆而已此史氏之録乎内者也七曰諸侯有命告則書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於策八曰雖伯主之役令不及魯亦不書九曰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適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適

諸侯雖告不書十曰諸侯之大夫奔則玉帛之使則告
告則書此史氏之録乎外者也十一曰凡天下之命無
不書王臣有事於諸侯則以内辭書之十二曰大夫巳
命書名氏未命書名微者名氏不書書其事而巳外微
者書人十三曰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尊師
衆稱某帥師君將不言帥師十四曰凡物不為災不書
外災告則書之此史氏之通録乎外者也筆削之義有
十一曰存策書之大體凡策書之大體曰天道曰王命

曰民力曰公即位曰逆夫人如曰公夫人薨葬曰公子夫人曰女歸曰卒曰外諸侯卒薨曰内師曰内特相盟會曰兩君之好曰玉帛之使其書於策書皆有筆而無削春秋魯史也策書之大體吾不與易焉以為猶魯春秋也二曰常事不書公行必反書至常事也不書必危之然後書歲正月公在外必書公所在亦常事也不書必在楚在乾侯然後書公女納幣來逆來媵卒而葬皆常事也不書必有故然後書魯之郊禘非禮也然用為

時祀則亦常事也不書必失禮之中又失禮焉然後書蒐狩不書非時越禮然後書此二者春秋之所以治乎內者也三曰舉重凡春秋之盟會征伐皆非禮也書之則不勝書必有關於天下之故而後書或書其會不書其盟或書其盟不書其會凡一役而再有事不悉書也書攻則不書伐書伐則不書戰書戰則不書敗必有為也而後悉書之自桓而後外取邑不書自文而後外圍邑不書書其重者四曰謹名分之辨以諸侯會天子不

可言也書曰天王狩于河陽以臣出君不可言也書曰君出居以國君伐其弟不可言也書曰鄭伯克段以戎執天子之使不可言也書曰戎伐凡伯五曰辨名實之際卒稱王子猛入王城居于皇稱王猛出奔稱鄭忽復歸稱鄭世子忽晋里克弑卓稱其君之子六曰謹夷夏之辨書楚與中國異書吴與楚異書越與吴異七曰詳盛衰之變桓公之策畧不書王志天下之無王也天下無王而後霸者興矣晋靈公之會畧不序諸侯志天下

之無霸也天下無霸而後夷狄盟中國矣征伐自諸侯出則君將稱君大夫稱人自大夫出則大夫將稱大夫必中國無霸而後楚書君將君將稱君貶而後人之治在諸侯也大夫將稱大夫而後人之治在大夫也楚書君將治在荆蠻矣治在荆蠻者春秋之所甚不得已也此四者春秋之所以治乎外者也八曰辭從主人春秋諸侯名號班爵赴告之非禮者多矣而吾一切以得禮之辭修之將以示天下後世則是初未嘗失禮也春秋

奚治焉是故爵號從其爵號名氏從其名氏是并其不請命世大夫者而治之也滕侯也降而稱子薛侯也降而稱伯鄧弒君來朝而名之邾佚儒太子也來奔而君之非主兵也而小國序大國之上世子序國君之上吾從而志之無改焉是并其專進退諸侯者而治之也魯桓閔實弒也而書薨鄭伯髠頑齊陽生楚子麇實書卒吾從而志之無改焉是并其臣子之不能討賊而姑為隱諱者治之也故曰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不知已

之有罪焉爾夏五郭公甲戌己丑有月而無時或有日而無月或宜日知其非而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慎之至也九曰無達例内書師必將卑師衆諱之則君將而稱師外書人必有微者也貶之則君大夫將同稱人繼故不書立書衛人立晉爭國不書立書尹氏立王子朝師不言棄言鄭棄其師夫人必致苟非禮也則不致内女歸必書苟來歸也則不書歸達例不足觀春秋矣十曰議而不辯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策書有恒體也不待

加一辭也善而見録則為褒惡而見録則為貶其褒貶以千萬世人心之公而已聖人何容心哉辭足以明義斯而已矣此一經之體要所以通治乎内外者也故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是故以存策書大體為義而治乎内恒異乎外則謂之夫子法書者不足以言春秋矣知春秋以舉重為義而治乎外者恒異乎内也則謂之録實事而已矣不足以言春秋矣知一經之體要所以通治乎内外者則凡謂春秋賞人之功

罰人之罪去人之族黜人之爵褒而字之貶而名之者亦不足以知聖人矣故學者必知筴書之例然後筆削之義可求筆削之義既明則凡以虛辭説經者其刻深辨急之論皆不攻而自破茍知虛辭説經之無益而刻深辨急果不足以論聖人也然後春秋經世之道可得而明矣雖然使非孟氏之微言尚在則亦安能追求聖人之意於千數百年之上也哉汸自蚤嵗獲聞資中黄楚望先生論五經旨要於春秋以求書法為先謂有魯

史書法有聖人書法而妙在學者自思而得之乃爲善也於是退而思之者十有餘載卒有得於孟氏之言因其說以考三傳諸家及陳氏之書而具知其得失異同之故反復推明又復數載然後一經之義始完屬辭比事莫不燦然各有條理世經亂離深恐失墜以爲後世學春秋稍知本末者賴有左氏而已故取左氏所傳之事各麗於經而地名之釋附焉其文與義則三傳而後諸家之說苟有得其本真者皆附以已意暢而通之爲

春秋集傳凡若干卷尚慮學者溺於所聞未能無惑别
撰屬辭二篇發其隱蔽博諸同志以俟君子或有取焉
郭子章望雲集序
昔者子朱子説詩於性情之道風雅之用備矣然未嘗
不以體制音節為言他日評漢魏以來至近代詞章家
各極所長權度甚精而獨謂古五言不可輕變益述作
有體變復之際昔人所難雖大儒先生不敢忽也汸游
臨川時嘗以此説質於雍郡虞公且問所以為合作者

公曰三百篇而後有漢魏六朝朱子嘗有取焉然其為體不一大抵世有治亂人品風俗不同極才情則淫傷而無節尚詞藻則綺靡而失真善學者慎之可也余獨愛陰何徐庾氏作者和而有莊思而有止華不至靡約不至陋淺而不浮深而能著其音清以醇其節舒以亮有承平之遺風焉然後知杜少陵所以稱誦不置者蓋在於此大歴元和而後知者鮮矣暇日觀公詩纂試以此說求之頗得去取大意往來江湖間每論諸能詩者

或唯唯或否否唯武威余公所賦乃若一以公言為師無復他有出入而高雅渾厚自非齊梁間作者可及豈禁苑游從時嘗論及於斯邪抑所見之偶同也自是每恨不得全藁覯之兵興以來此事姑置歲辛丑正月初與古皖郭公子章遇於星源子章嘗游余公之門者也因論公平居崇尚選學於後來變體一無取焉而五七言近體每欲棄絕不為公大節既立而詩文皆散逸罕存矣聞者相與太息於是乃得子章所賦曰望雲集者

與一二朋友共吟詠焉古五言遠宗魏晉得其高風遠韻不雜後人一語近體亦質厚微婉足以達其志氣所存信乎淵源之有自也又可見余公居常教人悉本朱子至其谷藻盛時陶寫幽抱獨與虞公相表裏而不必他人之已同斯其所以為合作者與以予章之才能守師法而不變亦可謂賢矣友人有為而傳之者乃述所聞書於卷端庶觀者知其所自來也或曰郭公志士也今四海横流生民塗炭起管夷吾舅犯先軫諸人相與

屬櫜鞬執鞭弭以救之猶恐不及顧相與論歌詩之源
制作之體無乃非公意乎雖然吾聞子章少無宦情嘗
欲泛大江上三峽相徉蜀漢之間覽觀山川之奇秀弔
昔人經營遺迹求嚴君平岷峨老譙天授爾朱先生之
流相與上下其議論然後大發於詩遭亂志弗遂也語
曰在朝言朝在野言野使子章據功名之會真有以自
見於當時而誦其詩者考論師友淵源與其蹈之志而
傳之不亦可乎新安趙汸序

潛溪後集序

潛溪前集止丙申凡十卷冠以陳公衆仲序文浦陽義塾既刻而傳之後集起丁酉筆藁日新卷帙未有終也而宋公以書來俾汸序其意顧久病廢學再閱歲無以復命又念與公相知有自益嘗遍觀前集而惜乎陳公有未及盡見者然則後集固不可無序汸既不敢讓知其又奚辭乃為序曰脩辭以為文非古也其起於漢之西京乎太史公傳司馬相如吾丘壽王東方朔枚臯王

衰之屬以善屬文見知人主然皆不得列於儒林而孔子弟子別為傳謂脩辭而文不本於經益昉於此至唐韓子宋歐陽公曾子固相繼而出始考諸經以立言其器識之大學問之博志節之固又足振而興之文辭之用於是為貴雖諸子纘周程之緒猶且誦法表章而不敢忽焉葉正則顯於東南當道學復明之世刻意脩辭不踐故跡而乖離侵畔自窒其源其視韓歐特起於千載之下而知所宗尚者為何如也是以君子尚論浙東

先達必以東萊吕公為歸豈非以其博而知要能自得師雖擬諸孔門游夏之倫而無媿也乎若夫辭達理明不繳繞於陳言而固與之合則百餘年間莫善於侍講黄公者矣景濂父生吕公之鄉而嘗游於黄公之門其學以經為師而尤長於周禮其博極羣書鈎深索隱益將以自致為文直以才高思敏舒之斂之無適不宜而未嘗有意於為作也而不但資為文辭也當其發憤擇術直詆詞章為淫言詭藻為宿穢期於剗削刊落以徑趨

乎道德之塗而於呂公尤惓惓詠思嘆慕若不能自已於言者則其輕重之類得失之幾察其明矣別集之行豈徒欲以文辭名世者哉益汸所知於景濂父者如此若夫陳公謂為文必傳諸師而後可者景濂父既不以自多而汸又不足以言之顧嘗聞之表公伯長嘗問虞公伯生曰為文當何如虞公曰子浙人也子欲知為文當問諸浙中庖者予川人也何足以知之表公曰庖者何用知文乎虞公曰川人之為庖也麤塊而大臠濃醯

而厚醬非不果然屬饜也而飲食之味微矣浙中之庖者則不然凡水陸之產皆擇取柔甘調其湆齊澄之有方而潔之不已視之泠然水也而五味之和各得所求羽毛鱗介之珍不易其性故余謂為文之妙惟浙中庖者知之袁公益矍然稱善也自虞公為是言學者竊論以為非黄公之文不足以當之衆仲嘗學於虞公而景濂父黄公之徒也二公之所指授有異於他門者哉善觀斯集者

送總制王公移鎮新安詩序

古舒王公子敬治星源一歲以其軍鎮新安州人思其功懷其德而惜其去也涕泣欷歔望馬首羅拜者踵相接於道其縉紳文學既相與作為歌詩稱述其事以為公贈而猶若有未盡其意者乃相與來言曰王公有德於吾州大矣自壬辰以來星源兵亂無虛歲民死亡者十七八尚未知所届郡既陷州人有釋衆自歸者曰吾以全鄉里也大府信其言使還鎮星源以遂其志凡錢

轂甲兵皆得專制以優之州人德焉曰自今而後吾知免矣踰二年會師番陽一夕棄其軍去或言死或言亡瞋目語難者簧鼓其間訛言洶洶變且復作王公一下車而中外大息遂以無事州人如獲更生乃鋤强梗封植良善輕徭薄斂重法以禁道剽者他部過兵不敢涉其境内於是流亡來歸行旅滿道耕者在野村落漸葺廬舍痍傷遺黎始有生人之思矣葢星源且十載至是甫定則公之恩德在吾州者豈其淺哉雖然又有聞焉

始公至時嘗謁五神廟問曰何神曰五通神也見從神有衣紫者問曰何神曰此捨宅為廟者王居士也公曰吾在京口日嘗夢有衣紫神自西來謁吾問神來何為曰請五百錢問何錢曰通行錢也既又借吾馬東去吾來時二馬斃於道今觀從神貌宛夢中所見不謂其應在此也其見於先兆有如此者嘗考郡東唐之末造星源自為一軍不隸新安初移鎮弦高者邑人汪司空也今星源亦自為一軍其屯戍似矣前郡將亦邑人也而

氏族復同矣繼汪司空者關西劉公當時有兩指揮五十餘師今王公官為右指揮而以其軍來副者左指揮也官名既合而將校之多復不異矣劉公記新城在戍戍今新城亦起乎戊戌歳又同矣當時有陶雅者守新安加賦於民以固其位至今新安税重於天下惟星源以分鎮得免故其税視五縣為輕近歳供億浩穰新安為甚屬縣休寧謬增税十一而星源兩皆專制得以恤其凋瘵焉勞佚亦分亦似矣其於數百年事脗合又有

如此者由是觀之亦可見公出鎮誠有關於天運而非偶然者矣請書其事於卷端且使續郡乘者有所稽焉嗚呼可謂異聞也哉夢刀者得州夢松者為公事固有見諸朕兆者今王公之未來也山川鬼神已前知而預告之無亦厭亂思治鬼神亦與人意同邪宜乎公之能為州民福也自古治亂相因其離合廢興之迹固有似者矣若夫其出處其屯戍便宜城築歲月同事官名代著姓氏征賦重輕求之前世無一不同是則言運數者

所未嘗及而論三五之者亦莫之詳也然吾於此得以觀天道矣則王公之來而見乎朕兆既至而卒能為斯民福也豈不宜哉雖然今大兵西討一舉下數十郡縣而王公由屬郡起典大州是則前志所未聞而與昔人所遭遇者亦不可同年而語矣吾於此又有以知世運之將亨也亂極必治斯其時乎新安領州一縣五星源既别為鎮祁門以隷他將上供𤻮歛之調度不給者咸取足休寧而並緣之姦有不可勝言者無藝甚矣傳曰

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財古之善為國家均而已矣將分裂破壞郡縣使定於一以息其民去其為害者以平其政蕩陶氏數百年之流毒正其稅籍使賦不獨於一州安知不在今日乎吾觀王公恕以待人而嚴於治軍薄於奉已而厚於養民其志之所存有足稱者乃叙其說於卷首而凡以詩歌餞行者皆繫焉

送上饒張孟循父還盱江序

昔者吳公子札使魯觀於周樂自周南召南及雅頌其

德之大小治之盛衰與夫憂勤怨惠之情莫不如親見之至孔子教其弟子亦以誦詩雖多而不能從政專對為無益詩道與政通固如是乎葢嘗聞之古之為詩者辭與聲皆出於其情夫人情者禮樂之原而治道所從出也士將學為卿大夫以任天下國家之事秉四方之政則必盡人之情以通於禮樂詩三百篇雖辭異事殊時其發於人情之天則一而已後世為辭與聲既非出於其情則固不通於禮樂而無關乎治道君子又奚取

焉雖然時有古今道有汚隆而人情則無以相遠大風作於漢而河汾王子知其覇心之存石濠新安作於唐而魏國韓公有感於兵制之失夫豈皆不出於情而二公所言若是士不以三代卿大夫自期無事於四方而學不足以盡人之情則後世之詩雖有合於古者亦鮮或能通其意焉耳若張侯孟循父之言詩其有志於古者乎侯上饒之選也癸卯之春自盱江來新安為其使君左轄公結同姓之好於總制王公王公所以深敬乎

左轄者不於其幣而於其使禮成將返則命郡中士咸賦詩以餞之又出其在鎮所得詩文以觀之俟於星谿之篇葢有取焉旣為詩一章題其後復手書之以寄余海寧山中余寢疾累年舊學都忘因三復孟循父所賦而竊有感焉夫盡人情達事變明乎得失之迹本其繇興之由此詩道所以與政通葢古者卿大夫之學也而孟循父得之其卒成二公之好而以嘉賓見重於主人宜矣迺即其詩辭所及推本李子之賢孔門之教曁近

世名公鉅人高識遠度以廣夫言外之旨焉嗟夫吾聞
國風止於澤陂益春秋之季也今四方多故雅道陵遲
有偉人焉上下古今究觀真濫以其發於人情之天者
振而起之其文運復昌之候與吾於張侯有望矣敢以
斯言為贈

送葛元哲還臨川序

國朝以科目取士參用於中外百司其秩八品而以才
名稱者則行中書得辟為掾掾之員多者數十命士半

之由進士來每不過四五人公卿大夫好惡言殊則獲上之道難刀筆綺紈品流趣異則取友之義闕矧江浙地大物衆簿書期會米鹽雜集月更季謝雖俊傑無所置才以儒者為之動無不宜僅能免過一毫髮胥吏則羣言鼎沸蹙蹙不得安視夫棲身末僚掣肘下邑者尤難居矣若夫守經制行卒能完其名以終其事者殆鮮矣而吾於臨川葛元哲見之始君以進士擢掾江浙時參政趙郡蘇公以碩儒宿德出典大藩思進文學忠厚

之士用表勵其人故君首見知日承言議於中州文獻之懿所得多矣鄆城樊公繼至清節直氣偉甚一時於君尤親厚君於職守討論逺嫌慎微毫髪無茍而不硜硜以立異不翕翕以為同故鉅公大夫莫不稱為佳士而並遊之彦亦無間言樊公乃自為書薦君宜在館閣非不試之譽也噫君以儒冠據史牘論是非履難處之地且猶所立如是況夫居得為之位當可言之時有不行其所學以大厥施者乎世常謂儒者闊於事情故公

卿貴人下士之風益衰而士或至自貶以求合二者益胥失之誠使上之所以遇下者以道不以勢皆如二公之待君而士之持身者亦如君之有立則儒者豈真不足用乎君既秩滿學者幸其解職事願少安承教而君以太夫人在堂歲晩急歸且將纂釋羣經折衷百氏以究觀古人之能事極其功志之所存者又非予之所可量也雖然余聞君之鄉有王丞相陸先生焉其為道不同然皆不苟安於流俗所謂有善於此不以有不善𩮜

者聖人復起其言不易君歸辨學正誼有以發鄉先生之緼而極夫是非之公則予不足為君贈矣

送鄭士恒隱居靈山詩序

鄭君士恒卜居靈山隱焉或曰士恒才美而氣清讀古人書達於時變進而功名之會可與英俊齊驅退而授館諸侯則德禮政刑得以咨訪樂山林資澹泊匪宜余聞而言曰為是說者於鄭君似矣而恐未足以知其志之所存夫慕遠者遺近務大者忽細學乎古人而後知

流俗之論卑也且隱道固多端矣自兩漢來代有其人唯鄭氏然節莫高乎子真學莫懿乎康成使天下後世有識者無不嚮之而況其後之人乎雖然二子者旣遠矣吾鄉有二先生焉其一曰鄭公子美賢樂善節槩甚高釣於岑山之陽畊於師山之北而當宁聞其名則子真之巖石也其一曰朱公允升研精六籍超軼百家好古博雅莫爲儔匹卜居石門其書五車則康成之通德也士恒慕鄭先生而不及見則求其門生子弟而與

之遊告於當路者而恤其孤就朱先生而願學焉則先生出而教子鄭公之里發其書而廣其傳其度越流輩有如此者豈非學有餘緼足承高密之業顧思先德而興起者乎士恒不徒隱矣士恒自挈家避地東南以至於此雖涉歷艱險而不忘問學以遂其初蓋有志者歟靈山在郡西北鄭先生門人鮑伯原父別墅在焉泉清而土沃地僻而俗淳藏焉脩焉游焉息焉莫善於斯矣其能謝侯牧之招逃賓師之位遠市朝而居山谷用宜

於士或者釋然爲士恒喜乃相率作詩餞焉而余爲敘

上虞學士書

汸聞之航大海者患其望洋而無際也有智人焉以毫芒之針定其所向而後波濤風雨頃刻萬變而吾之所趨者不迷以其所守之得其要也聖賢之道大矣其深而難測遠而難至非海之所可喻也是非善惡之故利害得失之端變眩出沒乎吾前者雖波濤風雨不足以擬其紛紜而轇轕也然則爲學者獨可以不知其要乎

汸又嘗聞其說於父兄矣吾之至尊至貴而舉天下之物不足以加之者此心是也吾之至親至切而舉天下之事不足以先之者求放心之謂也然非真有所見無以為日用常行之地非真有所得無以為造詣歸宿之極舍是而他求焉雖有考索之富而擴充變化之無術雖有辨析之精而持守堅定之未能則夫隱微之間私欲之萌潛滋暗長而不自知者卒至於波流風靡而吾之所謂至尊至貴者亦從而褻矣然則所謂為學之要

者庶幾在此而實有未易知未易能者乎此汸之所以
日夜憂懼以求聞乎先覺之訓而未之有得者也今獲
登於門牆仰觀乎道義之崇高而胸襟之和樂即之而
愈遠測之而愈深而知閣下之所存者有未易窺者矣
退而伏讀閣下之書則粹然理義之言粲然名物之辨
上古聖賢之統緒近代諸儒之閫奧莫不在焉而詞氣
沖和英華醲郁又有以兼該乎詩人文士之所畢力而
未能者然後知夫巍巍乎泰山喬嶽閣下之為高也渾

渾乎長江大河閣下之廣且深也非深識乎統之有宗會之有元者孰能與於斯乎然汸之幼也嘗聞大江之西有吳先生焉行修道立為世表儀而成己誨人深有憂於空言之無益及覩乎閣下所為行狀而知為學之方矣今先生之書將家傳而人誦之然其心學之淵微非以其所聞者而表章之則世益有未易知者矣汸生於世二十有七年老母今年七十有三所以辭之而遠去者其志誠在乎此而不敢失也伏惟閣下察其有志

閔其無成以其所得而賜教焉俾於入德之門不至迷其所趨而天之所以與我而至尊至貴者可以反身而有得則閤下之賜大矣

答汪德懋性理字義疑問書

陳先生性理字義取先儒周程張朱精思妙契之旨推而演之益為初學者設然欲析之極其精而不亂合之盡其大而無遺使一本萬殊萬殊一本之理釋然於中則惟深潛涵泳不亟不徐以俟其一旦之通暢可也揣

摹比較雖若得其皮膚終非實見爾尊兄然以前輩格言摘其疑似萃以下問寡陋何足取衷不欲遽忤嘉意輙於條目之下各綴臆説數語更俟切磋不可便以為是也昔有傳侏儒觀俳優者言其立於衆人之後非有見聞而亦大笑或問之則曰長者豈欺我哉今吾儕為致知之學而徒取先儒之言以為已言持先儒之見以為已見者何以異此又況於借視聽於盲聾者其可不審乎每勤相愛之隆深愧無以相發故併以是説復焉

未審高明以為是否

答任本初書

承尊翁惠書喻以賢昆仲來歳從游山中賢昆仲亦皆有書三復不勝惶恐嘗聞晦菴先生之言有曰補塡前日欠闕栽種後來根株者為過時而學者立方也其自言曰予之學自銖積寸累而成亦可見十寒衆楚者之無益於事矣吾兄清謹而謙厚甚得友朋之譽然每相見輙以學不加進為言今者又欲抗雅志於山林究遺

經之終始不圖近功不思倖得非所見者大所期者遠安得特達如是邪但願常懷此心勿使放失則上可以答家庭之心次可以副交游之望矣自顧空疎蔑能相發故以子朱子二言為貺此在足下加之意而已昔高適五十始學為詩卒以詩名蘇老泉二十八始知讀書既而文章高古為一代之絶學雖不同理則無二足下方妙齡尚何扞格之有哉新歳初十日後始得暇登山賢昆仲過訪可在何日不宣

答徐大年書

鄭村良便後每恨相見之晚晉𥁞孔艱慨恩晤言惟重膽系當卧疾敝鄉時適有鄭氏便人匆匆不能具書急取黄先生行狀封寄左右凡書所欲言者何以加此不作書非有意也庚子春夏留星源山中友朋自歙至者嘗言見足下所寄書而忘却取來自是凡屬數輩求之至今年春乃始得見三復不能去手莊生曰逃空谷者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况於稽經考禮如面論者乎幸

甚幸甚鄭康成三禘五帝六天緯書之説豈特足下疑之自王肅以來莫不疑之而近代如陳陸葉林諸公其攻擊亦不遺餘力矣竊嘗究觀諸名家論著於經旨似猶有未盡者於禮意似猶有弗類者此先生所以不能已於言也雖然去古遠矣豈易言哉汸嘗嘆王子雍有高才好著書又與典午氏為婚姻勢望赫然苟非高明博洽真有據依安能議其所短而孫仲然獨取聖證論駁而釋之其所辨証必有可觀陳史既不作志其書復

不傳千載而下無所稽考可惜哉是以先生行狀中凡諸經疑義皆畧存梗概良以此也其於歷代聚訟之說雖千百一二而本源制作悉已包涵懼觀者忽而弗思耳今足下乃能反求經傳具示所疑豈非區區所望於同志者乎幸甚幸甚楊子雲曰衆言淆亂折諸聖禮家異同之說其來遠矣苟不反求於經將安所折衷乎謹據周禮述舊聞以答來貺足下其察焉經曰祀天曰祀天神曰祀昊天上帝曰禋祀昊天上帝曰旅上帝曰大

旅上帝曰享上帝曰類上帝曰類造上帝曰祀五帝曰
禋祀五帝皆因官屬職掌器物司存言之然其間尊卑
遠近親踈隆殺異同分合有序有倫聖經簡奧無費辭
非後世文字比也葢典瑞言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
四望別言既非祀地則旅上帝別言非祀天明矣大宗
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亦以上帝對四望言而
小宗伯兆五帝於四望四類亦如之始以五帝對四望
言五帝即上帝明矣旅者會而祭之之名上帝非一帝

也猶四望非一方矣大宗伯禮天地四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而詩曰來方禋祀以其騂黑四方之神即五帝也故曰禋祀而得與天地通稱六器日月星辰四望不與焉大宗伯以禋祀實柴槱燎祀神之在天者以血祭貍沈疈辜祭神之在地者禋者升煙以祭之名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玉帛燎而升煙以報陽也自非天神之尊者不得言禋祀明矣大司樂祀四望祭山川各有樂而五帝樂無文以其皆天神同六變之樂也又豈但

與昊天上帝同禋祀同祭服而已哉雖然五帝之非人帝可無疑矣其總言上帝與專言祀天者豈無別乎其祭曰旅曰享曰類曰類造其事曰天子將出曰師甸曰國有大故以及曰祈穀與大司樂冬日至祀天神於圜丘夏日至祭地祇於方澤孔子謂之大郊者其於尊卑遠近親疎隆殺之節亦辨而詳矣若來書所謂天與帝為一惟兼言分言有異則經中神號祭名禮物徒異同而已矣先王制為一代大典豈為是辭費以來後世之

紛紛乎大宗伯禮四方作六玉言小宗伯兆五帝主建神位言足下謂大小名從其類決五帝為人帝非經旨也夫五行之神為五帝而太皡之屬配焉亦云帝此孔子聞諸老聃而告季康子者也公羊子曰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此郊之所以尚配也今將迎氣於郊而廢其所配者主其配者大皡以降雖有功德亦人鬼也人鬼豈能司天時而布五氣者乎陳祥道楊復齋之言曰天有五行四時則有五帝帝者氣之主

也果以五人帝則人帝之前其無司四時者乎朱子又謂凡說上帝者總昊天上帝與五帝言之意與陳氏同諸公雖不主康成至此亦不能異也足下豈弗考乎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此天神人鬼之別也國語曰郊帝之牛角繭栗謂郊為禘而牲無異文此所謂禘非人鬼之祭矣又曰凡郊禘祖宗報五者國之祀典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三辰五行而別不言祭天地則韋昭注禘為圜丘不誣也祭法以禘郊祖宗對舉

言之與國語同則四者皆大祭而事體相似可知其四代配食之帝一以先後為次則四大祭者輕重必有差矣王氏謂禘者宗廟之殷祭而郊為圜丘祀天以其祀言則先廟而後郊廟言人鬼而郊不及天神以其實言是重祖以配天而輕所自出之帝惟廟享也又謂祖宗乃二廟不遷之名是禘郊以祭言祖宗以廟言也大廟之不遷又非世室比顓頊之於夏契之於商其廟視周文武世室亦可同倫乎二世室一曰祖一曰宗此毋論

禮意如何古人制言有序名物以類必不如是之舛駁
弗倫也六天之神陰主化育著為星象下應人事北辰
中居御極而五帝隨天運轉以散精布氣於四時與開
闢之初五天之精感為帝王之祖皆非有得於化原有
見於古初者信不足以及之然中垣太微昭布森列不
可誣也況周人立閟宫以祭姜嫄大司樂享先妣序於
先祖之上則南郊祀感生帝何必異乎緯書焚於隋河
圖洛書至宋始大顯使無陳邵二公亦妖妄之類耳學

者初不見全書往往望風詆排先生嘗謂恐尚有如圖書著策之數在其中可謂惡而知其善者賢於孫仲然遠矣安得起陳林諸君子而質之然先生論宗廟之禘與鄭氏三禘亦不茍同行狀中可見其謂成王以殷禮祀周公因詩言白牡以辨明堂位之誣也足下乃取何休氏周公生有王禮之云誣斯甚矣魯郊非禮春秋所書非一端但非成王賜之耳其謂魯帝文王於周廟者因魯有文王廟而辨於周公廟禘文王之僭也魯無廟

主藏於稷廟也魯既有文王廟安可虛而不祭但為藏主之所乎明堂位之夸無不至矣上言配帝於郊配以后稷下言以禘禮配周公於大廟自車服旌旗以至樂舞廟飾皆天子也而獨不敢言上及文王吾家伯循欲推王禮以說魯禘其論起於唐末而不兼羣廟之說子程子蘇子由陳祥道諸公皆無取焉足下謂之古今通論可乎向來嘗慼楊信齋譏鄭玄讀祭法不熟杜佑讀大傳不熟杜氏主康成而兼存王肅未知讀書生熟如

何然康成所得有在祭法外者雖信齋未可忽也王肅親注家語而自廢五天帝之説茍無卓然之見讀書雖熟猶不足恃而況不熟者乎罔乎後世而傲視古人如此每為續禮儀通解君子惜之此先生教人所以貴乎致思也足下如有意斯事則聖經賢傳與諸名家成書歷代史志具在區區廢忘久矣何足辱下問乎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内外之説註脚已具右方六經補註為人借去一時無他本可奉寄當俟後便圖之然此書頗難

看訪遊湖間常出以示人鮮有好者金華黄公與夏先生尤不悅以其多引而不發也其論五經大旨皆已槩括入行狀頗以平日耳聞綴而輯之庶幾將來君子得以考觀其尚有能成先生之志者乎自遭亂離此事姑置而又早衰久病雖甞竊有撰録未能脱稾其尚克廣先生之學使有傳乎雖然所謂學足以明聖人之心志在以六經明晦為已任者先生所望於當世君子學者未見其人也惟足下勉之又勉之則所以大肆其力於

遺經者必有上達日新之功非俗學所敢知矣書辭巳繁不復他及又未知何時可達左右臨楮神馳不宣

與汪仲玉書

汸為病所纏久踈謁見下情不勝馳仰昨者伏聞親至郡城鎮遏苗獠日下遠去諸縣吏民皆受德惠萬口懽賀感服無已又聞駐節古城北屯兵民無不仰望於二十五日扶病至德賢萬户滿擬一見顏色少慰久别之懷既承旌旄南還回首悵怏而已恃憲度有稟表姪程

質字彦文久仰二天之庇妄欲托身潭府備竹頭木屑之需倘蒙矜恤収録如獲更生之賜也已浼彦仲兄與季溫博士代覆萬吿留聽幸甚幸甚草草布字不戻總希鈞照不備

與朱楓林先生　允升學正書

三月二十七日程兄轉示尊翰乃得動履之詳甚慰甚慰向所附桃梅書已達而書冊未至承非久歸高隱必可徹尊覽也春秋疑義難決有自來矣所謂事大體重

人徵言輕一過目未極底緼便欲決其是非此黄先生所以寧終身不以示人也若小子則不然鄭漁仲有云事無两造之辭則獄有偏聽之惑如得老於是經之士相與指擿無論合否擇其大有關係者得百十條設為問答以附書後則一得之愚可以自見而經旨明矣豈不快哉是以於劉公高論拳拳欲得聞之承批示二説其一謂春秋隨事筆削決無凡例前輩言此亦多至丹陽洪氏之説出則此件公案不容再舉矣其言曰春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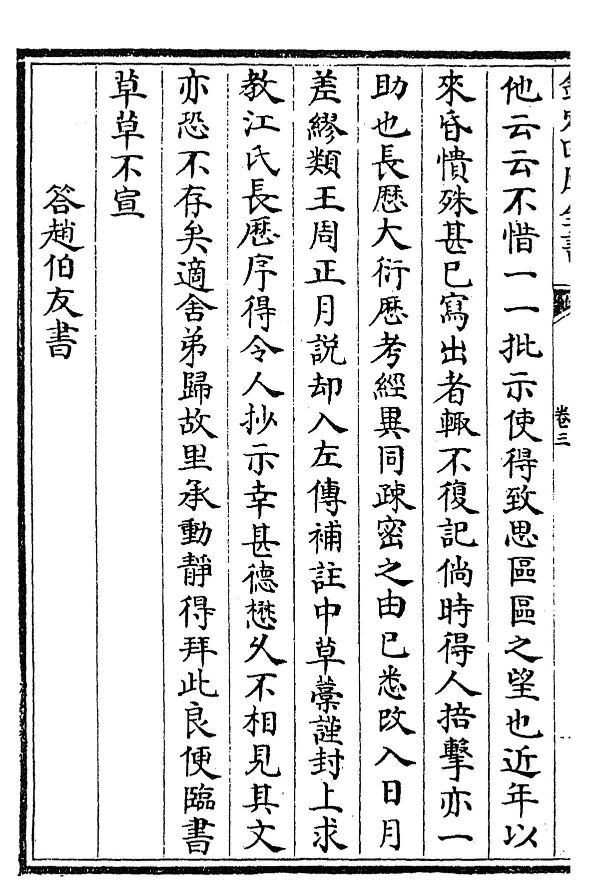
本無例學者因行事之迹以為例猶天本無度歴家即周天之數以為度此論甚當至黄先生則謂魯史有例聖賢無例非無例也以義為例隱而不彰則又精矣今汸所纂述却秪是屬辭比事法其間異同詳畧觸類貫通自成義例與先儒所纂所釋者殊不同然後知以例說經固不足以知聖人為一切之說以自欺而謾無統紀者亦不足以言春秋也是故但以屬辭名書而序文具見微意明不可與釋例纂例等書同論也其二謂宋

華元出奔歸國間無異事再書名氏為特筆此等處最好商畧但恐有理難伸耳春秋之有變文非得已也然猶是史文中改易一二字至於特筆則非史氏恒辭所及矣然非有大正於君臣父子之間亦不苟為異同也凡先儒曰變文曰特筆云者皆無根據直是以意取之與愚見不可同日語至若所謂間無異事有異事云者不過史家得便宜二傳本為盟會發例若推之以釋他事則如賓來暨齊平執曹伯畀宋人一事而再見者苟

閒無異事者皆得蒙上文矣若宋公使華元來聘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各是一事者雖閒無一事亦不得蒙上文也凡大夫出奔者未必悉得反國其出與歸事本末亦多不同故出奔與反國各是一事史法不得相蒙是以聖人修經出奔與歸國亦各有筆削或書其出不書其歸或書其歸不書其出是雖一人之事而書法亦不相因此宋華元自晉歸于宋雖閒無異事不得蒙上文亦不過史氏恒辭而已竊料言此

者必援鄭良霄事為證若愚見則大夫書入法與書歸不同況良霄之罪鄭人既討而殺之春秋書鄭人殺良霄以討罪為重苟間無異事則自許入鄭得並上文出奔為一事不必更端可也華元雖挾晉為重然其出其歸皆為國事非懷惡以入之比乃以間無異事故書之與良霄同文魯史雖固陋宜不至此亦無待於聖筆而後重書其名氏矣然良霄事與獲麟後記陳宗豎事史法正相表裏夏書陳宗豎出奔楚冬書宋宗豎自楚復

入於陳陳人殺之者歷三時間數事於史法自合更端書之既再書陳宗豎故下文但書陳人殺之併復入為一事而不復再舉其名氏詳於下則畧於上詳於上則畧於下所謂史家便宜盖如此由此推之使華元歸宋上有一二事則與特筆復何辨乎借令良霄與宗豎易地則書法皆同矣此既非筆削之旨則華元再舉名氏何特筆之云茍為不然則凡先儒曰特筆特筆云者宜無不可通矣愚見如此未審先生檢閱後以為如何其



他云云不惜一一批示使得致思區區之望也近年以來昏憒殊甚已寫出者輙不復記倘時得人掊擊亦一助也長歷大衍歷考經異同疎密之由已悉攺入日月差繆類王周正月説却入左傳補註中草藳謹封上求教江氏長歷序得令人抄示幸甚德懋久不相見其文亦恐不存矣適舍弟歸故里承動静得拜此良便臨書草草不宣

答趙伯友書

四月朔日羅丞宅專人送至二月初四日所惠書捧誦驚喜遠自初别以逮近歲十八年間死生契闊之情歷歷如奉面談近日自江右道通後始屬檉伯文中則張孟循諸公問訊至是乃副所望其懽忻其感慨益有不可言喻者翹企鬱塞之懷涣然冰釋矣承筆削行狀作黄先生傳足見高情此先生清介絶俗非尊兄無能繼其逸軌者廣其學以永其傳益有望焉一贊已得其要子雲固不待異世也故特奉納春秋師説一部屬辭一

部通五册尊兄既熟行狀又觀師說則於其六經復古之學艱苦之由已得大槩然後細勘屬辭一過乃知區區抱此二十餘年非得已不已强自附於傳注家以徼名當世之謂也顧其書叅互錯綜若未易觀然其入處秪是屬辭比事法無一義出於杜撰請以正經及三傳置几案間遇擔荷不過處試一檢閲則得失判矣私竊自擬以為有取日虞淵浴光咸池之功未知高明以為如何耳非尊兄吾不妄發繩愆糾繆之益不可以遺他

入承欲為通鑑綱目著一書甚善此間有鄉先生汪公甞作綱目考異不在手未暇寄去然愚見却又有說煩校定春秋文字後却求教也欲與左右商訂若此者何限汸既羸病不能去水陸千里行旅蕭條兄亦豈能一來視之由喻終當一會晤良慼慼心刻令弟一别八年不得音耗此又訪問之所宜先者侯昆仲相見卜居有定處行者居者兩皆無慮天其或者可遂吾願乎然以尊兄簡淡易足所謂月粟一官石資於人者廉矣若更

得令弟生理有恒則定居之說良易惜相去遠無由與知耳羅氏人來者立告去奉此殊闊畧程彦文秋後復西行當圖嗣問伏惟順時自愛不宣

賀鄭師山先生受詔命書

汸自聞先生被詔命即欲一見左右稱賀病甚不能去此月八日輿曳至中途見東行者皆却走言苗軍且至倉卒莫知其實輙亦引歸一二日來訛言甫定而疾復作恐旬月間不能亟見故敢道其所欲言者先生幸加

⿰⿱⿱⿰⿱察焉汸聞鄉里之論有謂可為先生賀者有謂當為吾郡賀者有謂當受命即行者有謂可無行者然此非惟不知朝廷之意亦不知先生之德也國家自世祖以來不惜高爵顯位而起山林之賢誠令典也曩者如許梁吳彦暉閩中杜原甫皆嘗被斯命矣然則或謂可為先生賀者未為知朝廷也吾郡先達衆矣以布衣名入翰林誠未有如先生者當今四方多故求賢如渴豈無意哉然則或謂可為吾郡賀者亦小之也若愚則當為天

下賀爾前輩謂士大夫惟出處一事不可謀於人益以時義不齊而士之自處者異也自處者異則其為人謀也難乎其適中矣矧可以輕議哉然則或謂當受命即行者未為知先生也昔以處士徵而不至者益有之矣若夫言論風旨漠然無聞徒使上之人謂賢者不為世用而弓旌為虛器豈君子之志哉然則或謂可無行者亦未為知先生也若愚則非惟不敢贊之以必行而亦不敢尼之以毋行宜以謂先生當有以報朝廷爾夫天

下之大患莫患於下言之而上不信也今也士大夫一言而丞相信之丞相一言而天子信之此先生所以有今日之命夫以公卿大夫圖天下事而皆若此何治平之不易而寇亂之足憂也其可不為天下賀哉且士大夫言於丞相者必曰鄭先生惟不出爾出則天下事可平也丞相言於天子亦然天下事先生與有責矣其可不思所以報之哉夫謂當為天下賀者衆人之情也謂當有以報朝廷者先生之志也公卿大夫不計天下利

害者五十餘年是以至於今日今其敝事雖多以先生之明而慮之如燭照而龜卜爾以先生之德而處之如辨蒼白而數一二爾何難之有哉然則事固難於口陳而易以書道者竊謂先生當條列治安之策極言時弊通為一書如果行也則以獻於天子不行則上之中書先生言之而朝廷行之而天下被其賜雖不仕猶仕矣朝廷固無負於士大夫矣士大夫固無負於君相矣各盡其職以行其治安之策則天下不足治矣雖然先生

之仕不仕猶不計也而况於策之行不行哉昔蘇明允以詔書名試不起猶且以君命不可虛辱於是有十萬言之獻今朝廷之所以待先生者至矣其可已乎然則所以報朝廷者莫善乎是明矣果若是將見先生之道措之天下而有功垂之百世而無窮然則雖為先生賀可也豈惟天下哉雖為吾郡賀可也豈惟先生哉汸之所以為賀者如此雖然非以為先生慮不出於此也益欲探先生之志以解衆人之惑爾若夫可行而行可止

而止先生固素定於胸中矣愚胡敢贊一詞尚圖走見以請耳書不盡言伏惟亮察

寄上蘇伯修

即日未審尊候何如伏惟納福汸向因高則誠如京嘗附短狀上問起居計當得達左右邇者伏聞暫持王節出判漕臺日與士民同增鼓舞逢掖之論率謂鹽莢誠經費所賴第以閣下居之則為非宜汸竊以為不然夫古之君子所以任天下之重而繫一時之思者初無分

於出處也豈有中外之間哉剏積弊因仍禁榷無藝海隅殘孽尚煩干戈閣下碩德雅望輿論所歸憂深思遠形於辭色撫綏丁户於凋瘵之餘俾之安土樂生益寧邊郡則湟池赤子喘息無地請命有期矣夫豈居一官效一職於他日者可同日語哉汸與一二同志山居讀書期稍竭駑駘以無負於門牆而意廣力孱未之有進惟曩歲所聞誨語則不敢斯須忘耳虞宅得歐陽公為神道碑計已徹尊覽但所據行狀未經删改謹皆繕寫

上呈伏惟閣下必有不刊之論可慰老先生於九原也劉靜修先生墓表曹學士誌銘偏州晚學皆不得見方欲謀重拜門下以畢其所欲求教者秋暑尚隆未敢輒易叅謁伏惟為國為民善自寵珍以副善類之望謹奉手狀不宣

與梁按察書

三月初八日新安諸生趙汸謹齋肅頓首再拜奉書憲使相公先生閣下前月末胡縣丞使人傳台旨欲汸詣

節下一見緣汸寢疾歲深每感風寒輒成重疾動止不
出户闔藥餌多於飲食肌膚日削手足痿軟不能步趨
聞命慚悚莫知所為伏惟閣下蜚英騰茂早已超乎輩
流體中備和晚益弘於德業今者持節一道以激濁揚
清為己任所至官吏震恐黎庶蘇鮮而區區疾病沈淪
猥以樸學餘生特蒙存録乃弗勉强扶掖一望顏色以
慰平生豈非其命耶反覆思惟無以報塞雅意謹獻所
録春秋師説一部又屬辭一部四帙其間所列筆削義

例稽經考傳悉有據依雖於按治事宜無所增益如賜
校正使克有傳於後在尚世君子尊崇經訓扶樹教道
或有補於萬一豈惟晚學小生皓首窮年之一遇而已
方命有罪非敢矯飾惟高明有以教之幸甚幸甚謹奉
書上謝伏紙無任悚息伏惟台慈鑒察不宣

代王總制回王左丞

某頓首再拜某大左丞相國宗兄鈞座即日孟冬漸寒
恭惟藩屏清嚴民兵夷懌穹後協相鈞候動止多福某

靖惟建武始割豫章為軍益江南有國所以護邊瑣也矧今帀足洪都軍督府外綏嶺徼内控江湖自非敦龎偉異之資恢廓深沈之度終始一心險夷一節孰堪重寄克建殊勲乃者苗酋干命率其鋤耰之衆掃境以犯金湯俄而我師西征一鼓而覆諸宫亭之渚視周公瑾赤壁奇功虞允文采石偉績殆此益我國公削平僭亂奄有湖湘信乎有天人之助矣然當戒嚴日久闗梁既阻調發不通而鳳山麻源千里間曾無鳴桴之警吠犬

之薦是則吾宗兄夙著忠誠益堅保障之明效也功名
日起曷可量哉區區無任欽仰某切聞古之以氣義相
結者猶曰異姓天倫況乎稟姓受氏同出一源所以統
繫百世而使之別於他族者在人心固宜有先後也然
則英豪之士遭遇知已相與締交結言以堅翊亮之誠
者豈可獨後於他人哉如某者雖嘶圭襆迎侯門每思
要結忠賢共酬恩遇是以於宗兄尤惓惓焉不圖高誼
先之錫以華緘董之專使首攄報效之誠以昭同志終

約兄弟之好用篤懿親載盟之辭鑿如金石筐篚之實重於瓊瑰某敢不指日銘心奉以周旋毋或失墜屬張君歸速未究謝言薄采蘋蘩久稽問敬山域弊陋鮮敵腆施惟增悚息文學鄭士恒于張君有童冠之舊輒俾因之以達鄙誠於節下所冀益壯丕圖勉恢盛業使杕杜同姓之思不忘於今日則常棣孔懷之義豈愧於良朋異時太原氏衣冠之盛勲業之隆復振於江左則自蒼姬而下實寵嘉之區區不勝至願惟宗兄其鑒之家

尊夏中省視來此感佩至意附楮引忱瞻奉未涯伏惟為君民自愛不宣

與師山鄭子美先生

即日秋涼伏惟徵君師山先生動履安福某疎遠儀刑倏經兩歲屢謀謁教輒以事牽益喪亂之餘出處兩艱亦其勢然也重以學問荒蕪自慚寡陋而交游過愛往往稱譽過於是有滑稽君子惡其無實巧搆飛語厯詆輩流且使其言若皆自不肖出者雖荷諸公照知不為

所感然私心則謂當此時義倘得朋友由此見絶使得遂其返闕却掃苟全遠害之圖則滑稽者之賜大矣以此益復深居簡出雖以先生平居見知之深見愛之厚亦不覺其間闊之久也邇自遠歸欲一造館下稍述鄙陋而宿疾未除方謀灼艾謹録謏藁數篇豫納几下上求繩削而并及取疎之由如此俟炙瘡愈即謀省謁伏惟高識雅量度越一時必有以教之爾未誨侍間伏冀為斯文自重

答蔡叅政書

四月初六日新安諸生趙汸頓首再拜復書於大叅相公先生閣下中書諸相公先生閣下伏蒙星源翼差官及婺源州官同雄峰翼使者與安府委官休寧縣吏齎公文幣帛為叅議官左右司官同稟都堂鈞旨以汸為隱士下其書所在官司以禮敦遣者疾病阽危聞命悸恐閲數日又以叅議公與諸公所題手書來示捧領三讀深以病廢日久上虛大丞相求士之盛心次負叅議

公與諸公薦揚之厚意感激憂懼不知所裁謹以不能
上道之由瀝誠具書上謝萬一伏惟少加察焉汸之生
也稟氣甚薄二十五六時風痰之症積成痼疾手足頭
目日漸長大而軀榦與兩臂獨細弱如初步履極艱飲
食甚少如耄耋老衰者其殘廢不堪人事之日久矣邇
歲以來加以寒濕外感身兼數症藥餌無功醫者厭於
調治友朋倦於饋給溫熱間作痞結怔忡弗能食飲顧
視餘景亦不甚惜此皆使者與諸官吏連日所親見若

是者其可當大丞相之求與叅議公之知遇乎然汸所以得虛謦於時賢者葢亦有說早歲獲見一二前輩於經學稍知用心既而以久病故僅守春秋一經其他經皆不能復更讀史書僅考左氏傳亦不能記誦其他自史記而下治亂成敗之說皆力不能及葢以久病早衰不能勉强非自棄也此則必與汸有往還之舊者然後知之其嘗邂逅一面者不能詳也而況於僅聞其名者乎若是者其有取於武功經營之日乎其亦有裨諸明

公之末議乎然則虛大丞相求賢之盛心負叅議公與諸公之舉者非小子之罪也自古創業之君其功臣謀夫未聞有一人出於經生文士者迨其中世誤於經生文士則或有之何則以其素不講當世之務也晉人所謂宜束之高閣以俟太平者夫豈不試而言哉若汸者足迹不逺無四方之遊無俊傑之交自度病不能進早歲則絶意場屋其於時務未嘗用一日之工然則使汸不病且不敢以無實之名昧昧而前以冐弓旌之招而

況於篤廢俟盡夫復何言是亦可見其命之窮無其才
而有斯疾者矣顧無辭以復於執事者輒敢以先師黄
楚望先生行狀一通春秋集傳序文一篇上呈所以見
其早得虚譽於當時者以此而以其久病廢不能脱藁
恐有遺恨於身後者亦在於此伏惟叅贊之暇一賜覽
觀使小子得藉諸明公餘庇稍求醫藥進飲食一二年
間不死幸而克成其書以示天下以傳後世使天下後
世知大丞相與諸明公待士厚病者得養廢者得起老

先生待樸學皆得遂其志成其業以垂無疆是則仁人君子之澤非但一時一士被其賜而已也干冒尊嚴不勝悚息不宣

寄上蘇公伯修

即日仲春伏惟尊候動止多福汸自姑蘇舟中拜别即轉吳興度臘改歲回錢塘會葛元哲眆聞旌節所次用繹馳系汸竊聞古之君子居廊廟則功顯在山林而言立是以或出或處初無容心而高風偉績顯白一時焜

煌干祀尤可尚也刓禮失樂流文散史缺非弘才卓識
夙有聞見不能輯而存之閣下素抱述作之志倘及今
視聽精明體履清暇網羅遺逸成一家言以幸後學恍
非小補前輩欲著書多以閒居日少志弗克就九重側
席良輔乃躬瘁劬勞則汗青未有期也汸窮山晚進仰
恃一日之知輙敢僭效其愚如此惟家貧親老不得供
灑掃於溪堂備撿閱於書府旦夕瞻企無時可忘耳因
高則誠入京謹奉手狀起居干冒清崇不勝悚息伏惟

幸察不備

答朱子範

往歲專詣門牆拜顧存之辱庶幾獲質所聞夫何中道而同行者以親姻為嫌由是此心弗克獨遂尚蒙枉騎出見寒林古木中依依數語而别則亦人情事理有當然者非敢介然於左右也春初聞從者重赴廣陵深以未申祖餞為媿雪中獲領手翰三復竦然所以惠我者厚矣某於義利取舍之間析之精矣顧念不敏之資祭

焉而不足於明勉焉而不足於力雖持情之耿耿終抱志以悠悠則未審吾兄何以匡其不逮也蒙喻金兄有共學之志顧何以得此矧寒宗於先世有連姻令本初兄弟又為至戚亦何敢偃然拒之大抵學問之事以志合身安為本空山凡事草創來者往往不獲便安為嘆客主為之兩難其迂疎之學不達時宜終鮮及人實又不待言也以此不敢相與為苟且以誤其邁往之志尊兄必察其愚不以方命為罪爾承聞此兄質美而志堅

又有吾兄為之表帥可謂有餘師矣他日倘獲承接自當三謝不敏望執事為善達此意幸甚幸甚

答倪仲弘先生書

汸頓首拜覆仲弘先生翰制尊右近嘗扣謁館下獲聞至論殊慰離索雖相距不遠然别去不能不悵然也去歲蒙尊翰緘示教答疑義佩服之餘再具求教而書竟未達兹復掇其一二録呈幷平昔所欲請益而未能者以徼終惠倘辱不棄幸孰大焉尊翰太極不離乎陰陽

而亦不雜乎陰陽則天命之性不離乎氣質明矣按此語須于朱子而實出勉齋勉齋曰天命之性自其理言之不雜乎氣質而為言爾向亦未得其說後見朱子有云某解太極圖云某此句當于細看今於某解說尚未通如何論太極因此求之方悟朱子微意所在益非有以離乎陰陽也一句是正說太極本體二句是發明周子立言之旨謂無極而太極五字乃是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言之耳非謂太極真不雜乎陰陽

也故曰即太極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而為言
皆是深致意處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
天地之性存焉勉齋恐讀者未達此㫖誤以稟受於天
者為兩性也故以朱子釋太極圖之意釋之葢謂此理
既賦於人則已墮於形氣中非復本然之全體不可純
以天地之性言今曰天地之性乃是自其理而言之不
雜乎氣質而為言爾非謂天地之性真能不雜乎氣質
而可以舍彼而全此也尊翰又云若以理之不離乎氣

者言之則天命之性得於有生之初若以理之不雜乎氣言之則天所賦於有生之初而我受之以為性者本無不善也此初字是指天命人性賦受之初言所謂不離乎氣者也用前二句觀之則是得於有生之初者果有兩性也通後二句觀之則是理之在人者有二而所謂復其初者乃是舍彼而全此也氣質之性雖曰形而後有然使得之於天無是本然之性則亦何以為是氣質之性哉故程子以本然之性為極本窮原之性又謂

二之則不是意可見矣愚意如此未知是否尊翰云尊德性者存心之事静時工夫也道問學兼致知力行而言動時工夫也致廣大而盡精微存心而致知也極高明而道中庸存心而力行也此一節尤不能無疑葢動静工夫皆是就心上説如所謂存養省察是也與致知名義事意不同可疑一也且以尊德性專為静時工夫則與存心而致知力行者自相牴牾可疑二也謂存心為尊德性之事則可謂尊德性為存心之事則不可可

然疑三也昔有以問為致知學為力行者朱子不以為然今欲并包力行為説可疑四也汸昔年讀書最患多疑每一開卷則如蝟毛而起雖聖賢書亦然嘗謂程朱二先生發明斯道庶無復餘藴若於其原有一字不通則是道體之全猶有所昧故亟欲求教倘以不為瀆則繼此當有不一之請也惟是昨承誨論深歎夫踐履之難則小子猶不能無憾於斯然不敢遽請其目者誠有所待而不敢輕也良以平昔仰慕高致非止為一二文義

請益而已向以間闊之日多故不敢妄請今則相望甚邇聚會可常則其性習之偏必已深察之矣雖不敢數扣函丈而書問啓教當在所許也然常思之士之為學必於斯道之全體大用稍能窺其大綱而又必於其知之所至行之所逮淺深分數無毫髮之不自知然後知行交勉日有程課而進修之序有所考師友之教有所施也不然則浩浩茫茫實無立足之地而欲以疑於近似者自詭賢於流俗者自安謂之知道且不可而况於

君子成德之事乎葢嘗反已而思之其麤心俗見漸知解剥乃由長年歷事而然似非義理浸灌所得者向承尊誨謂若稍能變化而終未敢便認以為是也區區稍類謹厚亦以資禀之偶然而憂思之餘其是非羞惡之心不能自泯此古人所謂匹夫之行者聖賢踐履之教恐非謂此也夫踐形由乎知性讀聖賢之書而麤通其六藝乃知性中一事耳未可便以聖賢之學為止於是也汸之所自知與其所願學者如此其所不知與知而

未嘗徒言而不能踐者寧無望於師友之訓哉夫病者之求醫必盡告以受病之原而後劑量淺深得盡其技是以雖知辭多之為瀆而不能已也若夫有千金之藥而不能信服則護疾滅身之罪其將何辭先生念其附託之意不在於他則必有以教我矣楮短心長言不盡意伏惟恕察不宣

近承附至良方已領稍涼便當依法合服也大學輯釋敬已伏讀一過區區妄有所疑即已隨處標識其一二

當講者謹條具求教幸有以訂其謬也

一凡例二字固是著述通用但施之聖經賢傳之首似大鄭重朱夫子著書義例甚精皆未嘗自列於書首況乃編次小節無大關渉又皆先儒成法或只用自敘之語引起却逐一寫去未審可否

一泛濫二字已盡編集成書之罪謂之龐雜則波及於立言者矣

一點掇訓釋以便初學亦是一說但朱子著書或詳或

畧必有深意存焉非是不為初學作計若必欲剔抉無遺使人一覽意盡則入耳出口者得以肆其滅裂沈潛玩索者無所用其心思徒增浮躁之風罕有自得之妙所謂語意平常者似可省去也四書海涵地負初學所未解者多矣豈能一一點掇邪如兩三句以上雖非特筆決不可無陳先生曰四字益書名已更故也

一以挑剔精妙警策明快贊胡先生通旨甚當但此八字乃宋季作經義之法未可專以此等為好也自有四

書集註後唯勉齋西山雙峰暨胡先生多所發明皆是於四書中有真見者雙峰融貫朱子之論時有失其真處胡先生必欲章章出一通旨是以過求處尤不少耳輯釋於諸家議論皆有去取則所謂不敢録者似不必獨於胡先生說破也伯武嘗對予龤言之亦不可不知耳

一所引胡吳新說皆是本無可說而强生議論故於枝蔓上更出枝蔓如所謂格致二條貫徹乎誠正修齊治

平之間非誠意以下不事乎格致如以敬止二字為文王明德新民之極致皆似是而非不通究詰且大學工夫所謂其敘不可亂而功不可闕者在朱子俱有成說無復餘藴若謂格物工夫則隨所遇而用力焉可也今以格致二條為貫徹乎六者之間則是知致邈無其期而物有未格知有未至而意已可誠心已可正身已可修家國天下已可齊可治可平也又謂非誠意已下不事乎格致則夫誠意正心之術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具

皆學者所當窮格之先務非可以臨渴而掘井也所謂明德新民之極致者如下文所引淇澳烈文之詩是也文王新民之極致則上文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是也敬止二字乃是就文王德性上說并新民言之非經旨通前後二家之說觀之似於章句或問之旨元未看得貫通完全但欲尋行數墨剽竊立論耳信乎學以為已者之難得也汸本不敢僭𡗝至此近蒙書示朱子及張呂二公問答三復悚然知三先生胸次如青天白日無

復毫髮留藏回護之態真是聖門諸賢哲氣象益所謂

唯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者豈復校其能不

能多與寡而為之進退哉益知先生之盛心為有在矣

是以肆其胸臆至於如此亂道處幸有以教庶不負其

求教之初心也人行速又有猥事不謹詳乞尊照

即日天氣乍冷伏惟尊候清安汸向者伏讀大學輯釋

嘗尊嚴命以鄙見求教繼辱手書多蒙印可且有隨所

見不憚忠告之屬此在先生固為盛德餘事而小子問

學空踈誤承推奬不能無愧爾屢欲具謝不敏而以冗猥未能也中庸所采前輩精義大畧無遺視大學殊勝然此書實未易言懼無以復於左右者故稍久不敢奉還近日偶觀東阜翁禮記集義綱領有云儒家以大學為門户中庸為閫奥入其門庭造其閫奥由是而讀戴記之四十七篇大本立矣宜無難者反覆數過殊未知其旨意所在若只以誦習其説便為入其門庭通貫其義便為入其閫奥則子思子所謂立大本者恐不謂是

未審老先生所謂門庭閫奧當是何事乃復有待於誦讀戴記而後大本可立邪莊生曰語道而非其叙則非道矣先民有取焉昔者朱夫子從李先生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㫖自以為未達而先生没有如窮人無歸之歎其後如長沙與南軒論之三日夜不能合由是觀之則朱子之所以審問而明辨之者豈特文義之間而已哉若只以文義求之則是書有章句有或問有門人之録有石氏所輯因其所已言而求其所未言

思過半矣若必欲視為已事則程子所謂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而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恐非可以尋行數墨而求之紙上也朱子嘗謂范淳夫一生只將聖賢言語忙中即抄一番便了所以見處全不精明淳夫高明博雅度越流輩久從二程夫子遊一時名世之士莫不推服而後之大儒論其失乃如此則吾道之大誠有未易知者哉又嘗謂不用聖賢許多工夫亦看聖賢底不出不用某許多工夫亦看某底不出其所謂

聖賢工夫某工夫必有事實決非虛言然則苟不求其工夫所在以實用其力而遽欲苟附益於聖經賢傳之間皆朱子之所不許也若曰著述事體與反已之學殊塗則亦未審其何所據依以為折衷羣言之本歟大抵近世君子多以辨析義理便是朱子之學纂述編綴便是有功斯文故於向上工夫鮮有發明日用之間無所容力其資質近厚者亦不過苟免顯然悔尤而已聖賢中庸之教豈如是哉若汸之氣薄質弱尤切憂懼而用

志不勇未之有聞先生誠不以其言為妄尚幸有以教之也蒙誘掖諄切不敢自棄屢欲面啓而拘事未遑玆因便風謹勒此承動靜俟得近聞却當進謁併請中庸下卷參玩前後續求所以教也不備

向因送客得邂逅一見少慰翹渴值仲本拉過其家不獲踐回途謁教之約繼又以事奔走郡城是以中間雖嘗兩奉惠書而皆不得以時上答狀也昨方抵館舍則知從者亦嘗過邑郛但未知繼此可得侍晤否縣公亦

欲少欵若得徑為此來尤幸汸屢讀中庸輯釋纂録前
精義大畧不遺良不易矣思欲罄竭愚慮少副謙德之
萬一而涵泳所聞未之有得袁氏所録吳先生緒説多
宗程子其異同之故亦非一再省覽所能驟決也是以
雖欲妄有指陳而自知其非未敢輒竟其説嘗觀朱子
自序有曰沈潛反覆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
要領者此葢語人以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使毋以易
心求之也既曰恍然又曰似有則有非指要綱領四字

所能發明者矣夫是謂之知德夫是謂之知道而知言則其效也其曰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中則可見前是益有所未暇焉益其於明善誠身眞修實踐如行者之赴家其至可期饑者之得食其飽可必至夫一旦豁然貫通之日而後衆說之異同得失折之於此無一不得其衷焉非揣摩比較從事於行墨者所可同年而語也區區自慮以為如汸等輩資質之凡近心思之麤淺茍不能於為已為人之際一刀兩段發憤刊落然後實

求反已親切之訓以致其絶利一源之功而徒爾朝繙暮閱口誦手抄則是終身無由知至畢世不能意誠而釋迦達摩果賢於孔孟矣若夫先生志意之誠確工力之專勤而虛已擇善無間物我其所存所就豈晚學所能與知但近日前輩著述殆夫借僕鋪面張君錦繡者恐不足為先生道爾仰戴親愛之厚常切愧歎深懼有負所期故敢傾倒其胸臆之私其是其非尚幸明有以教之是所願也中庸輯釋二帙周禮訂義古義書各一

帙同納餘俟後便恐從者解去書館則侍誨有未可期者故特專人貢此汸此間去留遲速却俟得嚴命後為之圖爾干冒清閒無任悚息

與袁誠夫先生論四書日録疑義書

即日仲冬伏惟樓山聘君先生尊候安福往歲僕人還蒙賜手書緘示孟子日録許以難疑請益可於文明處間達竊惟先生古道鹹心嘉惠晚學如此而小子踈庸辱教有自敢不竭其朐臆思所以承誨論者乎謹以日

録諸書忝之向者所聞要語所得尊翰諸有愚慮悉呈先生其終教之戊子賜書云足下天資非不聰明學問非不博贍究竟非不精詳但覺本領尚未分曉統宗會元之地欠着工夫此處未甚融貫則讀經書未免有窒礙汸竊謂此一節深中淺陋之失但上三言亦予之大過爾又曰雖朱子不能不微有此失所以專守其説者又加甚焉汸於先正大儒所造智不足以及之不敢輒揆所聞立議以取侏儒觀場之誚竊謂先生學於吾文

正公而文正則於朱陸二氏之學互有發明者汸聞陸先生曰今士大夫不志於利惟朱元晦此言真如震雷驚霆當時名儒傑出各立門户甚衆至此皆粉碎矣後之君子頂門上若當不得此一鍼則於元晦地步未易抗衡也况所謂統之宗會之元者其可從下窺高以意識卜度乎若學者於經旨專守一説則事又不同蓋義理無窮故不當以先入之言為主但得於彼者未見其無疑則舍於此者烏可以輕易也若夫向裏一闗無所

開發而徒欲守先哲之見以為已見誦先哲之言以為已言則小子雖陋亦未忍自晝於斯先生尚有以教之否戊子見教云論語志學一章前三句是窮神之事究竟至此則吾心之所存與天地為一後三句是知化之事了悟至此則吾身所行與天地為一汸竊謂若此則是聖人四十已前窮神至五十已後始為知化四十已前究竟至五十已後始了悟也易所謂德之盛者其後前遲速乃若是邪究竟了悟乃釋氏所謂心學一邊事

儒者不道恐非所以論聖人又曰知天命與天地合德是致和是萬物育耳順與日月合明是致中是天地位汸竊謂以此意配此章之敘言之則當其與天地合德時未能與日月合明當其致和而萬物育時未能致中而天地位也此章雖為聖人之學然其進有序不可如錯綜言之又蒙見教耳順之說且口授微旨而未及請益後聞之録師説者有曰此謂天下之聲耳無不聞而心洞知之爾彼釋氏尚能通他心吾聖人豈有不能汸

竊謂未易以言語辨也夫大虛之無外往古來今之無
終始聲色貌象之充塞滿盈而無紀極皆子思子所謂
雖聖人有所不能知者也而釋氏則以為知之故贊其
師者以為山斤海滴地塵空界盡無量刼無所不知而
猶未嘗即此以為具足令使聖人果有以知其所知則
彼猶有賢於聖人者使聖人果無以知之則亦無待於
知彼所知而後為聖也夫天以左旋而成歲功日以朝
升而曜羣動聖人者順性命之道以叅天地而賛化育

者也是故仰觀俯察以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以知死生之說而非有怖於中而後求有待於人而後徵也然則範圍大化不必周知三世曲成萬物無取兼照十方豈非以其所本之異乎彼且以堯舜為凡夫聖賢為非類益亦自知其不可同於儒者矣今儒者則曰彼所能知吾聖人豈有不知則是見月之生明於西而擬天以右旋求日之照夜也豈其然哉此在晚進固不當妄論幸先生尚有以教之日録從心所欲不踰矩之訓以從

與不踰屬天地心與矩屬聖人在聖人分上固有此理但非此章之義如必用此說則是從心上元闕却天地兩字也大學日録云明德新民各有至善其爲至善各有分限明之新之者循其分限而不相侵越是爲止於至善汸竊謂如曰明德新民各有分限是明至善可也今由其爲至善各有分限是於至善上更有分限矣大學經傳於明明德新民未嘗各出至善二字微旨可見如曰明明德新民皆止其分限而無欠無餘可也今曰

循其分限而不相侵越則未審明明德不止至善何以為侵越新民界限新民不止至善何以為侵越明明德界限乎戊子賜書云未當止而止未滿其分限非至善也當止而不止越其分限亦非至善也過於此則侵於彼如諫親不從而止是侵入諫君分限諫君不從隨之以號則又侵入諫親分限汸竊謂以未滿分限對越其分限語意纔備可見侵越二字只說得一邊過於此則侵於彼就諫親上猶可至明何則君親尊同諫諍事同

尚不違天屬義合之分而昧所施之宜雖謂之相侵越可也今明明德新民雖有内外本末之分然首尾相因只是一事盖明明德止於至善則家國天下一以貫之而新民在其中矣未有餘於明明德而不足於新民者亦未有有餘於新民而不足於明明德何以謂之過此則侵彼乎又云格致則欲其學而知之止於至善誠意則欲其勉而行之止於至善正心則欲其操而存之止於至善修身則欲其泛應之無不止於至善汸竊謂至

善以事理當然之極得名曰録以當乎理而妙於事釋之精矣但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以下工夫各欲止於至善則恐非大學本旨大學以在止於至善上承明明德新民下即繼以知止能得而以知所先後繼之然後因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而遂推八事以先之敘却由物格以順說相因後之效而無復止至善之云傳文中亦以無所不用其極之效其下引詩以見新民用其極者則直蒙上文言之不復更云至善自第十六

章傳以後皆無一語及至善矣其詳畧後先必有深旨
葢嘗論之必修身以上五者皆備乃為明明德必齊家
以下三者皆備乃為新民故總以明明德於天下一語
起之必明明德新民無不用其極方是止於至善故經
傳說至善處皆合明明德新民言之不復析為二也若
八事則不然當其物格知至意未必誠也當其意誠心
有未正身有未修而家國天下未能齊治平也安可以
一事之功而襲至善之名乎茍一事未至且不得為明

明德且不得為新民又何以謂之至善乎傳所謂仁敬孝慈信乃是明德既明之後所止莫非至善其目雖五其為至善則一益未有為人臣止於敬而為君不仁者未有為人子止於孝為父不慈者使得之於此而失之於彼則其所謂得者亦必非其至也況所止之善必有其名若仁敬孝慈信是也今謂格致以下各有以止於至善則其至善之目隨事得名當有八義將何以為之名哉然則以物格知至為知至善之所在則可謂知之

止於至善則不可謂意誠以下為得所止之敘則可謂各止於至善則不可故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之功各造其極只可謂之物格知至意誠心正身修而無至善之名齊家以下亦然何者八事反覆相因初無二緒而止至善為明明徳新民之極致不可以物各有止之泛言者而汨言之也日録云有定者意誠能靜者心正能安者身修能慮則齊家治國平天下在其中矣汸按近日前輩多有同此說者竊謂有定則意可得而誠矣

定未底於誠也能靜則心可得而正矣靜非正之謂也能安能慮則身可得而修凡舉而措之者無不宜矣安固不可以言修而曰齊曰治曰平者乃所慮之事而非能慮之云也日録云知所先後則進為有敘而不拂乎大學之方法矣汸按以方法訓道字是欲與第一句道字相應然既曰知所先後則是已得其方法不可但謂之近不拂亦非近字之義日録云修身之功在省察其身之所行而整飭其過不及之差又曰欲人於此動輙

省察其身之所行免致五者之辟戊子賜書云聖人雖

曰安而行之亦須常加省察修身之功聖人亦雖有但

易如賢人爾沕竊謂如上所論則五者之辟雖聖人亦

幾不免而後中也是猶有所存然後能不亡有所理然

後能不亂也何以為大而化之何以為有迹無迹何以

謂之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向者僭易說此意與濂洛先

生論聖人氣象處不同正謂此爾己丑賜書云聖人有

心而無為才説有心則是省察沕竊謂聖人有心是對

天地無心說若曰聖人有心省察却是有為矣據愚見則賢者不怠省察為有間斷顏子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是也聖人純亦不已自無過不及安用省察若曰心不自聖亦只可言明德不可言修身可言顧諟不可言省察是故大學明明德傳中無學者工夫修身傳中無聖人氣象故訪嘗謂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是舉聖人事為大學標準自格物至平天下乃是學者工夫舉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而逆推其用力之敘則所以明

古之聖人亦必由學而後至而學者之功必可至於聖人是則所謂大學之道孟子曰録浩然之氣章云正心即大學之正心言勿強正其心汸竊謂必加強字作勿強正其心而後語意可通則非大學之正心矣向承賜教謂必有事焉是急所先務勿正心正是勿期其效之意但不以預期訓正爾既曰勿正是不預期其效之意則以預期訓正左傳有明文比之加一強字而後通者固不省力乎大抵此章之旨本不必以大學之敘言如

欲合而言之則誠意正心之功之效未嘗不備孟子此
益所謂不動心者心正之驗也持其志者正心之功無
暴其氣者正心之助也下文言浩然之氣則志又在其
中矣益養而無害已包言誠意正心之功塞乎天地之
間即其效也日録曰所行皆直則吾之動作與天地同
運而天地之氣即吾氣矣謂非心正身修之驗可乎然
其所以至此者豈有他哉義者人心之裁制而形於事
道者天理之自然而具於心得是氣以為之配則内外

昭著充周不窮而心無不正身無不修矣所謂直養有
二集義者養之始事也但事事合義曰自反常縮則意
無不誠矣必有事為養之終事也循天理之自然而不
以人為加之非正心而何始之害有二義襲而取不慊
而餒是也不知義者不足與言此告子所以外之也終
之害亦有二忘與助長是也若專以必有事焉為集義
則煩複失敘而不可通矣昔二程先生皆以有事為敬
其曰敬則內自直者必有事焉而勿正是也其曰以敬

直內則不直者正與助長之謂也伊川所謂不集義却是無事者為不先集義而徒欲持敬者言之耳非謂必有事為非言敬也上蔡亦曰浩然之氣須於得其正識取而初心之要實在勿助勿忘之間舍是他無以為正心之功矣孟子之論初未嘗廢却正心工夫但此章養氣之論乃是舉其所自得者以告人故不以大學之叙言之其實未嘗不互有發明也以寡欲為誠意之事亦非大學之㫖葢寡欲是惡惡如惡惡臭方是誠意只言

寡欲則其自慊不自慊未可知也篇末云萬古一理千聖一心世雖遠而心之神明實相接迹雖異而心之天理實無不同汸謂有以見萬古為一理則不必言相接相接者兩物相連及之義也有以見千聖一心則不必言無不同無不同者兩物相似之名也將欲一之適以二之蓋亦語病之一端乎中庸修道之旨向者豫章臨川皆得剔論今亦不復多為之說以瀆尊聽但謂此書篇首三言從上生下語意相涵可法如云所率者即天

命之性所修者即率性之道兩性字無異義則兩道字豈容有二乎今必以此道為有汚壞之道必修而後復則與率性之道異矣又惡可以同條而共貫哉大抵此三言是欲推原性道教所以得名之實曰性曰道皆指其本體之自然故教字亦從君師立法為言如所謂誠明謂性之性明誠謂教之教皆是更轉一義而已謂之得名之實可乎中庸傳道之書也是以繼之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實從天理自然處言之故下文有戒慎之

教無克治之功此孟子性善之教所從出也使其指有所汚壞言之則當遷而之善可也安得連舉三道字而斷之以不可須臾離乎不可二字是儆戒之辭而日録以未嘗須臾離釋之則未嘗離云者乃以自然之理言之也然則上文獨不可謂因其未嘗須臾離者而修之以為教乎夫道以自然之理言日録則以汚壞釋之不可者儆戒之辭日録則以自然之理釋之其非此書宗旨甚明始借聖賢之書以寓已意則無不可若曰修者

整飭敝壞之辭不可謂之品節則此字之始迺段肉為脯之名夫條而段之十脡為束於品節之義為近初非以肉之敝壞而為之也竊觀先生四書中庸日録特為精密多所發明惟首章之義為一書大綱而未易通解如此故中間雖有微文小節不能無惑者皆不及遍舉惟德人君子以辨學明經為志不厭不倦之美誦法聖師庶幾有以終教之乎汸齒日以長讀書窮理未嘗少忘於中山居陸沈殊罕寸益西望引領不勝馳情非尋

常人事語也嘗附問豫章知文明以秩滿歸計無從達
今留錢塘因元哲還便謹具録平日所欲上請者附納
左右倘有尊翰批答則敝邑張尹乃楊隨翁高明初親
戚其家常有人往還可以轉致末由省謁伏冀調適寢
興為斯文自重不宣

春秋纂述大意 寄宋景濂王子充

春秋師說三卷

黄先生所著六經補註翼經罪言等書篇目雖多其

攻擊辨難使人致思只是一樣文章大畧與公是先生意林權衡相似雅意欲得同志二三人共傳其學其入門只是教人看許多疑節後却自思之雖告危太樸亦不過如此初受春秋只令熟讀三傳於三傳內自有向上工夫比請益則立例使人思之如行狀中二百四十二年內外之說一二年不能曉得其易置後則註脚元只在前說中葢二百四十二年之外者自伯禽至魯國亾之春秋史官相承之法也二百

四十二年之内者隱公元年至獲麟之春秋聖人之法也凡一事皆具此二義以為單傳密付盡於此矣然退而讀本經終是例斷不得許多書法異同始且旁及他經辛巳秋歸朱文試回疑小子輩年少學淺故此老不輕授即慨然同往擬同受其易象之學比至相見頗喜朱文精敏然問答之際不易前規大意與行狀中謝李學士之説同朱文先回汸獨留得口授六十四卦卦辭大象諦而求之大抵於象學無入

處久之所考左傳杜註等義例頗見魯史遺法欲以此復命請益而此行先至道園為虞公留住一歲來年專往九江則先生捐館矣易學既難着手而春秋微言頗有可思者乃摭取諸書中說春秋處參以所聞輯為春秋師說三卷附行狀後所以備述其事者葢黄先生是深究經旨失傳之由以先儒多才高說得經學太易為戒以深思自得為準故嚴立一家門在熟於先儒成說往往看得不然此是第一節首奠

留覽辛甚

春秋左氏傳補註三卷

黄先生論春秋學以左丘明杜元凱為主所謂魯史遺法既於左氏傳註中得之而筆削微㫖殊未能潛窺其罅隙後思禮記經解始悟春秋之學只是屬辭比事法公穀所發書不書之義陳止齋因之以考左傳正是暗合此法故其筆削義例獨有根據所可惜者偏於公穀與杜元凱正是吾得一邊乃以陳合杜

舉經証史以章旨附入左傳集集解中屬辭比事以考之今屬辭書中八體由此得其六七後考日月之法傳中事實鉅細往往脗合為益甚多其他傳會處與凡例之謬為先儒所攻者併論之然前輩知左氏義例之背謬而不知其事實之可據知後傳論世變之可取而不知其以書法解經在三傳後獨能發筆削之權此補註所以不容已也

春秋屬辭十五卷

初嘗會萃諸家說合經意者作集傳歲久未能脫㯮
日月之說亦未定始悟屬辭比事欠精欠密竊謂先
王制禮後王定律事雖不同然其倫理分義治體法
意莫不在乎尊卑上下內外之間緩急輕重大小之
際況春秋兼該禮法事有常變道有經權而學者廼
為一切之說以釋之宜其不能通也於是離析部居
精別其義類而更以屬辭比事之法細推之則凡滯
礙膠結處皆渙然冰釋因之以考日月之法亦昭若

發蒙如有神助矣益屬辭比事之法至是愈見其妙而經之八體始定既又思八體之名雖不可易汸出於一得之愚若非彙別臚分使人一見了然非惟覩者未易深察雖吾書亦未必無矛盾也迺分為八篇而類釋之名曰春秋屬辭嘗謂聖人作經雖不可測以今觀之二百四十二年簡重如山亦必屬辭比事而後可施筆削所以學春秋者若非屬辭比事亦不能達筆削之權故其間紀綱義例皆是以此法求之

於經的有證據然後取先儒之說以實之殊與臆斷無繩墨者不同此屬辭之所以名也第一篇與末篇即是黄先生之意考之經傳並不見筆削之迹第二篇筆削之旨廼本二傳陳氏擇其所當存而補所未備第三篇至六篇間有先儒之說而後傳之指居多或辨其所未然第七篇發機於二傳何氏及西疇崔氏然黄先生日月例亦只守孟氏之說嘗取林必頡論日月二篇置六經補註中亦不甚取後傳不全廢

褒貶所取三傳義例今皆不能盡合譬如適國都者
其道路行程軌轍一遵指授至於宗廟之美百官之
富只合據今日所見言之乃為弗畔爾愚見如此恐
俟是正
春秋集傳十五卷
舊纂纂述之意備見舊序
新纂日月之法既明八體既備義例俱有定說之後
重改舊說尚未盡脫纂然屬辭已有全書而集傳終

不可無傳者屬辭是先考定史法以明聖人筆削之權集傳是推原事情世變以達聖人經世之用二書各有所主互相發明而後經意乃備

右具如上此經唐宋說者雖多大抵有二途一曰襃貶一曰實録襃貶之法每相矛盾其說自不能通而實録只是史官之事與孟子說春秋處不合諸家各以其意立論言人人殊既失事情又昧書法故黄先生一切斷以虚辭必經旨既明義例既定然後可擇其存者存之

若黄先生力主杜氏得聖人制作本原止齋根據三傳從書法立義得學春秋之要皆卓然有功於經然啖趙以前説者已數百家近代復數百家汸往來江湖所見不過數十家然無踰三傳三註及陳氏者最後見莊氏文雅堂書目内有未見者四十餘家一時甚不能忘情疾病顛沛後心力凋殘不復動念惟有以是正之幸甚

共學齋記

后王降德之道不明士君子能反諸身以為學者十百

年來大畧三變以復於古而異端不與焉處汙濁之世不忍自同於凡民而又患夫資之不足也於是乃有佩韋絃以矯偏運甓枕圓以警惰晝有所為夜必焚香質於神明念慮善惡之萌必察焉而各以其物識之以觀其消長益動心忍性不如是不足以有立於時則自知也亦明矣於是有君子者出主忠信以飭其躬以匹夫而立師道使在三之義赫然白於天下後有作者不敢怠焉其視專一善名一行則又遠矣於是又有君子者

出以其得於天而成諸已者本經訓以淑斯人使禮先樂後之教下學上達之旨復明於世益自秦漢以來學術多失於是始歸於大中可謂罔極之恩矣自其教行高明特達之士翕然歸之然其間善學者乃復因其性之所近端居默識以極夫反已致曲之功而後傳之無弊則君子之學夫豈易言也哉汸學於古人而未之能進竊懼夫氣昏力薄不足以底於成乃題山居讀書精舍之西室曰共學與同志者居而勉焉噫人固與庶物

並生者也茍無以反之則情識利害之間將無以自別
矧學不至於知至而意誠其氣機之竊發者每起於芒
忽而不自知而天理之存焉者寡矣彼憤悱堅制高邁
卓絶以自拔於凡汚者亦何可少乎易曰智崇禮卑智
崇效天禮卑法地聖賢之言無二致也羣居終日而義
有不出於此者何足道哉乃書之以為共學齋記

華川書舍記 因宋君論文而詳敘其本

婺州義烏縣有澤曰華川王君子充書舍在其上同門

友宋君景濂歷敘上世以來為文者之得失而卒歸於聖人以為記辨博精詣殆不可加矣至正十一年冬汸與子充相見於錢塘子充又俾汸伸其說既不得終辭則以復曰聖人之文非一家之言也昔者成周盛時帝王制作大備具載諸方冊以𦕈軌當世者謂之禮經若韓宣子適魯所見其類矣詩采諸民間策書辭命職在史氏未嘗使學者執筆習為之也吾夫子順先王詩書六藝以設教而學文之訓門人識之亦曰考觀聖賢成

法以盡其職分所當為者而已葢自一身以達天下彌綸益著而非外求由小學以底大成品節愈嚴而無二本成德達材之衆率由於斯而徒以文學稱者非聖人之意也是故夫子删詩定書賛易修春秋以為萬世明法而必曰述而不作曰吾從周則豈以言出諸口者謂之文哉戰國爭疆道術分裂則一家之言與而異端起矣自兹以來吏治不足繼以武功而為國者始思息民以黄老經義未明流為箋疏而反身者唯知洗心於釋

梵由是馬班崔蔡之倫以文名家凌厲縱横浩不可遏而先王經世之術微矣賈誼董仲舒掇拾於殘闕而莫之行諸葛孔明范希文鞠躬盡力而未足以有明也舂陵河南大儒繼作然後二帝三王所相傳授者始焕然於時關中張子因之崇執禮之教精思以致道脩辭而斷事以一鄉而凖天下考三代以示方來卓哉學者之楷模矣迨新安朱子繼周程之緒大明經訓以覺斯人而浙河以東若吕薛二鄭氏取周公舊章離析錯綜如

示諸掌學者始由斯得以窺見聖人制作之盛焉然當是時陸子靜氏出於臨川以其得於心者行乎家邦充然自足而諸君子之志荒矣薛鄭會歸於朱子而呂氏則無間焉陳君舉薛之徒也乃自以書請益於陸氏此又論先哲於鄉土者所宜慎思而明辨也况夫有志於斯文者乎子充早受業於同郡學士黃公黃公之見於文章者嶽静淵澄不大聲色固非欲以言語文字名世而子充明經潔行卓越不羣因鄉先生精神念慮所存

以端述作之本原極古人之能事必有徵矣則雖俯仰一室而所以系吾徒之望者何可量哉浙東多文獻故家他郡莫及昔余嘗欲往遊而未能也異時考德會文之樂舍華川奚適乎

永貞菴記

道吳興郡而西百里至安吉縣之東北有昆山焉左蜒蜿以前横右蹲踞而外塞隆然其中如錡釜之覆者奉訓大夫延福大監湖山張公之子世華子英葬其母陸

氏夫人之墓也子英以至正九年己丑正月畢窆𡚁豫
為屋數間於墓西規置守者以給祠事子孫歲時展省
得以止而休焉取易坤用六之義名曰永貞之菴墓前
地可十畝鉅竹萬竿即其南為亭四楹名曰雲亭其東
有泉靡鑿靚深甘潔冬夏常流名曰長生之泉益菴以
明禮亭以著誠而泉以知本也葬者事親之終不可不
慎殷易首坤厥名歸藏永貞以大終藏之道也水泉螻
蟻古人慮之而非以為利故曰菴以明禮墟墓之間生

哀其發揚於上為昭明焄蒿悽愴者蔚然其如雲沛然其將雨而未嘗有所聚散往來也況於孝子慈孫之致愛致慤者乎故曰亭以著誠禮原於天誠立於巳自吾身而反之吾親有存有亡其氣同也自吾身而達之吾子吾孫有今有後其心一也君子之事親行乎自然而發於不容已起乎一念而放之無終窮者豈有他哉觀乎流泉之不息而可見矣故曰泉以知本君之意葢將使其子孫進於菴而知禮之不可誣拜於亭而信誠之

不可掩退酌斯泉而悟夫一本者之未嘗異也則張氏孝思之澤寧有既乎浙河以西俗敝久矣而喪親之變又君子所不忍言其能瘞於土者則美田廬以崇梵釋治園圃以盛游觀歲駕大舟引婦子舉一觴以酹焉托體魄於千載之藏而求夫安且固者益蔑如也若張君因安厝之嚴以致終身之慕即視瞻之敬以明禮義之原者其可少乎故為之記使其鄉人子弟觀之幸而有感焉則賢者之澤不特善其一家而已詩曰孝子不匱

永錫爾類君其益廣之哉

滄江書舍記

新安江合衢婺之水而東未至海二百里為桐廬縣湍瀨既盡潮汐欲平恬波慢流一碧千頃岸江之山完厚深固雄峙挺出又足以挾而有之故自昔遯世之士咸樂居焉邑故有閱禮坊宋儒方公懿即唐比部侍郎方公勛别業為居室註禮書之所後人因以旌之令徐君方舟作滄江書舍即此地也始方舟舉進士不得志於

有司乃退食郡吏之禄以為養然歳大比猶轂吏牘趨場屋至是乃盡棄舉子業一意於為詩遠師漢魏近宗盛唐視他作以為格卑不足法也其在新安每從文學儒者相羊山水間吟諷終日殆不知有簿書期會之勞間惟屬家人益植花竹果木環舍前後令諸子肄業其中以遲吾歸老予是時亦與君游益嘗奇君為人而竊歎其不遇自後一再會君錢塘談詩論文亹亹不倦因扣其中曰吾非樂為吏每意有不合輙欲舍去適朝論

復省臺欲拯禁榷之敝為庶民請命而趙郡真定公實來吾幸以末學見庸書生窮達不足論得大人君子為知已不與尋常刀筆吏俱汩没無聞斯足矣刲後數年吾山中花木俱長茂諸兒讀書有成服勞奉養各供其職吾當反衡茅理殘編閉關却掃詠歌古人暇日泛扁舟煙浦間望三山於海門弔胥濤之忠憤覔雙臺於江滸挹嚴瀨之清風豈為晚耶予聞其言而善之且喜其氣之不衰而信其事之有成也遂為記之以俟云

唐尹生塋記

事有起乎千載之上而説猶未明非聖賢所傳而終不可止者非葬地之法乎夫人之愛其身與子之愛其親無間於死生人情所同也䰟升矣魄降矣而終不敢謂升且降者為無知亦人心之所有也是故蠅蚋之嘬狐狸之食則上世之人而泚之水泉螻蟻之害昔人無可奈何則周末之為志者嘗憂之夫見於上世者歷代帝王既已定為棺槨衣衾之制殯葬塋兆之儀使人人得

以盡其情而無缺於所不見其於周末而無可奈何者則漢魏間多識之士始竭思慮以為其所得為而葬法興焉然其歸在於利生者而用之有信有不信其信求之有得有不得有不得也是以家自為書人自為法而不可盡通又以其有時而信也故其傳終不可止然則其說之用與不用特在禍福疑信之間而凡上世以來人情所憂惻而不能已者初未嘗論奈何疑其說者遂以死者為散滅不靈而悖其送終之道乎夫信而有得者必其

家之積德厚而宰物者畀善地以爲之符不信而無得者反是理亦無足怪者而浙右之俗以其說之不信也凡有喪皆措諸水火則是死者恒不愛其身而生者不知愛其親也嗚呼可爲悲夫此吾於吳興唐公子華生瑩之作而深有感焉者也始公官休寧見其故家子孫與祖宗墳墓相爲久遠至數百年竊歎美之而又惡夫訹於禍患至歲久不葬者其棄官而歸也余嘗即而訪焉暇日相與泛舟游河山之陰西望沈村之原若厦屋

千間重門列廡而突奥之尊且嚴也若營萬塞車環騎繞而中堅之完且固也予仰而歎曰美哉兹原殆所謂山川奇會處乎時猶未知為某氏物而公已心識之余既歸之明年公乃以書來曰向云山川奇會處者客有以風水家言相之曰是謂吉土益天目之原委也吾既以值得之異時將規以全吾歸子盍為我記焉既又以書見招至三四不倦今季冬余至武林公以夫人蔣氏喪赴余往弔如禮時公方為夫人營宅兆於所得地區

穴之左葬有期矣或曰三吳葬不擇地其來已久昔公葬其先君已得佳兆今又豫為斯塋可謂愛親以及其身者雖然賢者所尚俗必效焉吾恐葬書不可盡信吉地不可多得是死者雖幸脫於焚棄而終不免於暴露也則如之何余曰是不然夫所謂吉地者乃天道報施善人之一物爾非可以智力求也唐公自起家教授借秩亭長佐郡幕掾行宣政化皆存心忠厚無世俗短薄行其宰休寧憫田租不實革三十餘年守令顧慮不行

之懈政設施毅然不懼不惑有德於人甚厚夫人以鮮兄弟留養其親近三十始嫁待衆媵有恩撫庶孽如己子語言不出户外而四時祭享必敬必親皆古所謂善人者而其先又多陰德則天畀佳城以安體魄而利子孫固宜彼或無公一日之積而惟欲以力求之則雖終身無得或得之而謬不足信亦何怪哉夫葬必以禮者先王所以因人情而厚倫紀也葬地之法不經而詭秘未能家喻户解而終不可泯絶亦人情物理有固然者

今或不葬不以禮士益有所不為惟善不加勉而徒恃不經之說可以勝造化而昌後人則余亦有所不信也故為公記之而具述余所感者以諗其鄉人君子公名棣字子華晚號遁齋去官二年以奉議大夫平江路知吳江州致仕今年纔六十有五其地負土揖丙董是役者夫人之弟禎字國禎云

起雲軒記

汸嘗泛舟嚴陵仰觀烏龍馬目崇髙極天新安金華二

水合流其下雲氣之輿渾渾灝灝千變萬化日新不窮而莫可名狀也切意其間必有卓越之士高居自致極一世之槃觀以樂幽閒而忘外慕者焉欲舍舟求之而未能也至正癸巳之秋戴君庭芳自其郡歸為汸言於嚴陵得友曰馬君周翰以起雲名軒軒居而欲予為之記也余時聞其軒名已犁然有當於心已辭不獲故問君出處之詳戴曰馬君素無宦情嘗起家教授而非世俗之仕也其家居雍雍于于與物無競圖書以為苑囿

禮義以為舟輿其所存固未易知也益嘗得蜀郡虞公趙郡蘇公碑其先塋世家之遠可以槩見以吾子者二公之客也故求記其名軒之義予又奚辭汸非能為二公役者而戴君之言若是其可無一辭以復於馬君哉嗟夫濁世之士樂富貴而患失之厭貧賤而不能去也則好惡忻戚交仇其中其起居若驚其閲寒暑如瘧其觀山川之流峙如在夢中則雲物之舒卷亦野馬塵埃而已矣而又何取於斯今馬君之賢度越流俗如此已

不愧於青門故家矣即軒居之名以求之其胸中必有得於觀感之妙而非世人所能知者昔余所欲求而願見者君殆其人耶易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其取象於雲也尚矣唐之詩人有得於詠物適情者於言雲尤善君其尚有取於斯耶抑嘗燕坐靜觀物與性合有不能喻之於言者耶余不能為郢書燕説而雅善名邦山川之勝又樂聞君之為人也姑書此為記異時從戴君買舟率水之濱順流東下求君於是軒中而請

其說君如有以告我當續書之

素隱齋記

世嘗言隱者士之不遇也余獨以為不然苟志於隱矣遇不遇不足道也彼不遇而隱者豈其中之所樂哉孔子於乾之初九曰龍德而隱者也然夫子嘗欲居九夷矣嘗欲浮於海矣而皆不果佛肸名欲往公山弗擾名欲往遇陽貨曰吾將仕矣有乾初九之義而不以何哉問津於長沮不對問於桀溺不對使子路反見荷蓧丈

入曰隱者也至則行矣其長往不來有如是者既而子
路卒委身於孔悝而冉有子貢樊遲輩亦相與盡心於
季孫之魯其不隱不以遇也則彼三子者豈皆不遇而
後隱哉古今時不同而士之出處亦有不可以槩論者
世之亂也覊旅毗隷之流雲蒸龍變莫不奮其一旦之
死力以易終身之富貴章甫逢掖雖欲不退藏不可得
也世世之平也宗廟朝廷百官有司悉用文治瞋目語難
之士欲進而自售得乎而世常言士必不遇而後隱則

其所以為士者從可知矣孔子於大過曰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彼不遇而隠者其能無悶也哉是故論士之隠者不必以遇不必以不遇顧其中所存何如耳星溪江君子文居深山之中以素隠名其齋其亦異乎不遇而後隠者乎予之結髮讀書不蘄乎聲利隠自其素志中遭世亂起家從事軍府而不貪天以為功不闕人以封已雖是非萬變禍福相尋而超然其間與人同憂而不同其患其進也不易其常其退也不悳於素如

是而隱寧有不遇之歎乎余嘗論君色和而氣温無城府於中不表襮其外視古幽人逸士無愧焉信乎能素其隱者故為道隱之時義以為名齋之記

縣令周侯政績記

國家既平羣盜所復州邑大帥得承制具官時永嘉周侯君儒宰吾嶽之縣縣卓然以廉能著稱汸益耳熟焉而未知所以為政也今年六月以病求醫於縣寓縣北僧廬日與父老相接頗能言侯設施之詳且曰侯有陰

德於人請記其事余曰凡子云云皆侯之政爾何以為陰德且居是官則不茍於其事侯非有為而為者又何以文為父老曰不然郡邑不幸陷賊居人無更生之思矣賴朝廷厚恩復得列於編民當天兵遠臨刑威莫測饑饉薦至徵發繁興隕身喪家者何可勝紀而黥人以侯故咸免於非辜其為陰德甚著記而傳焉以示吾邑人子孫使無忘侯德不亦可乎余嘉其辭直且喜道侯善政乃比其事而書之曰至正十三年三月侯始至官

即宣布朝廷恩德使民戸暁凡紀綱禁令悉復舊規選吏募民守要害人民翕然還業無復疑慮矣數日有使者至勸民入粟實軍儲侯言盜賊兵火之餘民甫安集不宜遽有科擾使者怒以語侵侯且譖之於其長侯即移文願解職事明日使者果至禍叵測侯毅然上道曰得一言而死足矣既而主將察侯無罪第以不當辭職加誚讓而已還縣會府帖下録諸從事者家侯曰詔書已釋罪録其家非德意吏言始官軍至時給民印號以

明歸正邑民不至者數十家當籍侯曰此等或轉徙他郡或避寇遠山未還或方從軍效用何遽論為盜親治文書上之皆得免又有命徵郡邑大家城郡治侯力言小縣瘡傷後不堪重役往返數四卒得請郡將捕叛卒之匿民間者大索境中比屋惶惑侯出令民無得輒動日與將居處親其鞫問不得妄有稱引民恃以安守疆卒言宣之太平縣一廵檢從百餘人突入境中不可止民駭之侯請主簿將民丁護歸邑中毋令擾民比至問

所以來乃太平被盜時縣失其印以盜始從縣來欲執
縣民牛李二人去問印所在侯謂巡檢曰公從二人者
求縣印當即其家索之不必以其人去乃與巡檢至李
氏居坐門外遣卒入索印無有再命索之無有又命索
之巡檢辭固遣卒入印終不可得至牛氏居亦如之巡
檢媿屈一旦引去從人有泄其情者曰太平人有惡於
富人某某與其吏謀遣卒襲執牛李歸拷令妄稱縣印
在某某家乃致死牛李獄中則被引者禍不可解而家

破矣知計不行故去爾縣地壤沃一熟而飽三歲亂後畊稼失時溝渠壅底北門堨之渠經邑中曰槐溝積穢填蕪尤甚侯按圖考問差次其役疏浚有方咸復其舊縣第七都為浮梁祁門走郡官道郡盜反復以來里無居人田皆蕪穢不治侯按視其地歎曰今茲艱食而田復不畊則失業者無還期矣乃下令遠近之民有能耕吾廢田者比秋成十分其入耕者取其六田主收其四明日負耒耜至者數十人侯親至田所勉勵之無種者

假之不十日境內荒田皆蒔矣前此侯嘗禁邑中廩穀毋得糶入他境人以為非至六七月米斗值十餘千縣人有餓者始服其遠見第七都所耕荒田大稔民賴以活者千餘家榷茶使者治休寧吏卒出入旁午求茶商短長以怵吏民其來久矣守疆卒報有茶司吏止茶商境上責賕吏去而商與茶在侯使問商曰私茶以兩計汝憚稱量則毋入吾境俄有報巡茶卒十餘輩先後至者商計窮引避谷中焚茶而去卒至縣詬吏胥索食飲

侯視其行槖曰此輩得毋侵掠吾民耶設有言者我必以法治之卒聞大懼求茶商不可得潛散去各以所掠還民家而遁自是私茶不復入境吏卒亦罕來矣縣小吏沈甲與民李丙家爭磨石私遣尉卒索之居十日丙男婦死李乙言婦有孕尉卒暴之致死事由沈甲侯曰與人爭磨石不言官私使尉卒卒不稟尉而往皆有罪即收繫之謂乙曰汝言婦由卒死惟驗乃辨設驗不實則汝罪亦不輕也吾視汝特怨沈與卒欲以人命破其

家爾乙不服侯問婦有他親屬乎乙言有母兄在即并

収乙呼問其母兄女死果有冤當驗耶皆曰女病篤非

有侵暴事不忍從驗也乃從之釋乙而論吏卒如法其

聽訟謹審多類此縣地陿號大家不過三四官吏遠來

常恐失其意於是舉一縣事惟所欲為而細民告病矣

郡邑甫定吏每持豪民陷賊事民得以財自解則所負

挾無異平時侯知盜所從起無深惡於其民臨政明辨

而遣決剛毅大家者不敢嘗以私服役公庭唯謹小大

相安而邑無事矣公退杜門自奉甚約至不可堪有愠見者亦弗恤也凡皆黠人之言如此俟以發陰私不畏强禦為怨家所傾然事本末吏牘具存雖巧詆莫能文致不過直以非罪之而已是故黠人尤惜之欲來者之不能忘而公論之遂不泯也是有假於余言焉汸聞邇歲廷議以盜賊滋蔓由守令非才有旨牧守得不次試用稱職者滿歲為真嘗切歎曰起一世人才共成治安之業事無急於斯者聖天子憂民至深至切頋方伯連

帥舉措何如耳侯才識通練尤長治劇以諸生為府吏歷茶鹽漕所至舉法除弊卓卓有聲為書論浙鹽積滯究其蠹害甚詳大要以三歲一住煎為說嘗恤為吏者無所師法述臨民出政之方五十條以授初仕者從軍策畫多中以功擢用其素所樹立欲自表見於當世故為令期月具有成績乃卒與冗官俱罷又遭摧抑如此誠遠近所共歎也為之記不惟以慰邑人之思庶幾在上者知艱難中為朝廷牧養小民有若侯之用心誠為

難得而公卿大夫有意乎興賢育材以報國家於無疆者亦將有感於斯焉

月潭八景記

由屯溪溯流西南入張公山二百里盡浙江之源水皆自高注下湍流峻急灘淺者可揭也當山水奇會處輒匯為蛟龍窟宅自浮游至龍深以潭名且十數而月潭最奇潭上兩山相揖如牛飲於溪其鼻皆巨石夾溪對峙如門其南有山合諸小水來會離立參拱故潭形正

圓其深不可測也每春夏溪流大漲束於石門湧而復墜則震蕩迴潏聲振天地勢摧山岳水之所入深若歸壑虛汨之所出旋如車輪使入目眩心掉不可端視其水落波平則淺深一碧瑩徹無瑕鳥飛魚躍於溪光山色間皆悠然自適夾溪多白沙翠竹販舟魚艇往來其間如畫圖然而雪天尤為清絶此月潭之大都也朱君伯初父世居潭上心獨有樂於是乃闢其南曰臨清亭其北涯曰觀瀾造小舟置筆床茶竈其中曰釣雪其取

於是潭者備矣其於游觀之樂至矣潭之北曰平林竹
樹蒙密有隱君子居之平林東五里有古叢林曰星洲
寺每與客艤舟其下意適則澹然忘歸南七里有顏公
山相傳昔有隱者於此仙去君暇則杖屨獨游游輙數
日而還蓋君之所好樂者如此而廓然無累於其中又
如此是故其神不勞其形不衰優游無為若將終其身
而不厭也於是好事者即潭之景物曰月潭曰石門曰
臨清閣曰觀瀾亭曰釣雪舟曰平林小隱曰星洲寺曰

顏公山為詩凡八詠以貺君而屬汸記之汸益未之暇也至正十七年夏五月始來游於潭上而切有感焉時郡邑溶經兵火水村山郭名鄉甲第高臺別墅凡昔之以紛華盛麗相誇詡者莫不化為丘墟瓦礫荒田野草則人與物之變滅相尋者多矣惟君與是八景者俱無恙也然則君之不以此易彼也宜哉吾聞之智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察士無凌誶之辨則不樂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亢則夸者悲皆囿於物者也豈惟囿哉

舟已敗矣而東風破浪者方新車已覆矣而夙駕疾驅者未已乃若有物使之然然則世之人終不以彼而易此宜也益於是重有感焉遂爲之記使後之人知月潭八景之顯於時實自君始

橘隱堂記

朱君廣仲父築室於溪流之上環舍前後皆種嘉橘題其堂曰橘隱日與鄉之老人徜徉其中以奕棋飲酒賦詩自娱益有慕夫古者商山四皓東園用里之倫也容

有謂君曰昔秦為無道海内思亂故此四人者避而去焉高祖龍興羣雄景附高此四人者之行而求之數歲不得卒為呂后太子以卑辭厚幣致之於是四人者皆老矣觀其對高祖之辭甚陋且墮張子房計中而不悟者雖一時徼安劉之名其道不足稱也今君目以種樹為樂視世之榮枯得失廢興成敗漠然不入於胸中又何羡乎四老人者而比儗之耶君喟然歎曰若是乎子之論人所謂終無已者夫秦失其鹿劉季與一二刀筆

吏羣椎埋屠狗樊噲吹簫周勃販繒灌嬰之徒相與猗

而逐之不可以儒說也彼誠知儒者迂闊於事情設有

以儒見者輙嫚罵解其冠溺焉叔孫通挾禮樂之說惴

惴焉在緜生暨儒間縮項吐舌不敢出一語急取故羣

盗大猾薦之其不為陳涉之孔鮒項羽之韓生者幾何

是宜此四人者遠避而不為出也迨天下既一上乃欲

以愛易太子在朝之臣舉無能回上意者而張留侯陳

户牖之術至是亦窮矣此四老人者一出而國本定漢

祚遂安既乃飄然去之不知所終則非有所利而為之亦明矣而予猶有疑於其出處去就之間乎今吾幸不為世所知惟戒家人子孫異時有橘實大如四五石甕盎者慎勿摘也吾得深根固蔕於是足矣客笑曰若是則子過此四人者逺矣遂書之以為堂記

松雲軒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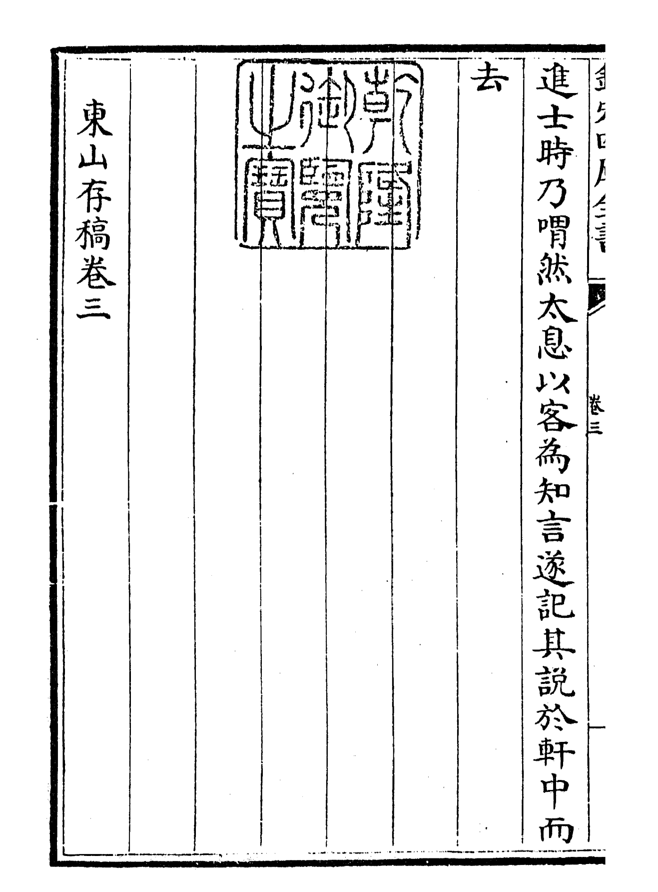
星源郡邑東北有川曰龍潭龍潭之上為鴻村山水奇會處汪君仲魯既葬其母夫人於此又築室墓傍以居

室外構隙宇宇間函丈賔友之接燕閒之處皆在其中
扁曰松雲軒或者疑之則曰君蚤以進士舉世皆謂公
譽可立致中遭亂亾避地無所提卒數十立保伍塞亭
隧左支右吾風飡雨宿不倦鄉人賴之雖擢居州牧猶
謂不足為君報今一旦退居山澤與林翁野叟折旋斗
室間非人之情沿龍潭而下兩山壁立如丹艧之呈
一溪曲折其間宜小舟卧游循鴻村而上千崖獻竒萬
谷匯碧泉石之怪譎林木之靚深可以娱心神悦耳目

者多矣乃獨寓意於松雲是皆有未易解者客或曉之曰士之所以出處進退者非富貴功名游觀閒逸之謂也然或志不足以自强才不足以自固而出處進退之間未能超然無累於中則變故之來能不摧折潰敗鮮矣尚何富貴功名游觀閒逸之可言哉今君當覆邦萬方舟流靡届之時能與鄉里宗族同其憂患而夷險一致人無間言松之獨貫四時不改柯易葉庶或似之其用舍以時去就不膠則雲之無心出處亦靡間焉人見

其偃然一軒中日覿夫二物者蓊蔚葱蒨淡蕩沖融倏徃忽來合散無迹而不知其心有獨感神有冥契則雖無是軒與二物者可也又何必窮極穹顯搜抉奇奥然後爲得意哉夫輞川之景物勝絶一時而後凋之節可媿平泉之草木累于貽厥而無心之道罔聞是皆高人達士之通弊也又何疑於一軒之易足乎疑者不復能詰他日余過君鴻村庶得其説及與君相見是軒中俯仰終日竟不見所謂松雲者而君淡然自得亦無異舉

進士時乃喟然太息以客爲知言遂記其說於軒中而去



東山存稿卷三